

春秋左氏傳評林

襄 林註 八

襄 公 十 有 三 年

0012
2207
8



仁以信
2207
8

左傳評林

明長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襄經十三年
杜謬公行踰年而
返不可不致之
揚士助公羊以郭
為郭婁之邑此傳
雖無說蓋從左氏
為國也
高閼防滅氏之邑
也厥後齊高厚伐
我北鄙圍防則城
者畏齊也
傳十三年
鍾伯敬公從晉還
非有軍戎之事何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五

魯襄公四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冬城防防音詩

傳同○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子○冬城防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經文去冬公如孟獻子書勞

于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相十六年傳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
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事則亦書至悉關
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東以發禮也得告至○夏郟
明凡例是當合前後並觀之

以書勞蓋當時諸侯以善事霸王為勞績真衰世之風也
補注胡邦鈞曰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上言伐下言取非易也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至六年冬取長葛取得為易乎今案根牟鄭邦皆不絕其祀故書取趙伯休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傳蓋不知此義
陳傅良弗地曰人案此與文十五年例自相違今不取

亂有亂國自分為三師救邦魯師救遂取之邦之亂

而取其亂凡春秋書言易也師徒而不勞雖

國亦曰取言易取之例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敵

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錄荀營士魴卒荀營中軍

軍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晉悼蒐于綿上之地以

以與眾共使士匄將中軍昔臣習於知伯謙言昔臣習學

長伯游即荀偃言荀昔臣習於知伯為政於荀營

是以佐之是以佐荀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營代

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請從伯游請從伯游請從荀偃

不以己賢事見九年士匄佐之士匄佐之位如

中軍從士匄之請使士匄使士匄使韓起將上軍故

華氏曰傳不明經故多岐以幸中
按伯游荀偃字於君前臣不可稱字或是傳寫之誤也穆文惠人情多以才得自高孰肯虛心以下人晉之宣子韓起於是不可及矣
魏禧因宣子讓而及諸大夫以明大臣表率羣僚風靡如此此百官賢否所以專責相臣也
予嘗謂晉劉實論大臣讓能真千古官人善法而後世無實一舉行者惜

使韓起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晉侯以武

聽更命辭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言臣之才不及韓起韓起願

上趙武武使居已上君其聽之勸悼公聽使趙武將

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下軍位亦

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超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

難其人晉悼公難使其什吏使新軍率其卒乘官屬

率新軍之卒乘官屬卒尊人無去聲以從於下軍以從於禮也得

舉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民心是以和睦諸侯遂睦

禮諸侯是君子曰讓遜讓禮之主也讓禮以辭范宣子

讓范宣子始其下皆讓其下諸卿欒黶為汰雖以欒

以輯睦讓其下皆讓皆從而讓欒黶為汰雖以欒

哉左氏因讓及乎亦讓韓起弗敢違也弗敢違良晉國以平晉國之政數世

賴之猶足倚賴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句以遜一人

刑善示法於衆百姓休和百姓化於善皆可不務

乎可不以刑善書曰舉書一人有慶天子有好善之

兆民賴之言兆民皆倚賴其福澤其寧惟永所以

得安寧是書之所謂也周之興也昔周

其詩曰舉大雅儀刑文王儀善也言文王用法萬邦作

乎信也故為言刑善也言文王用及其衰也及周

其詩曰舉小雅大夫不均言幽王役使大我從

事獨賢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言不讓也言其自賢

也勞以為獨賢無讓心

世之治也世道治君子尚能君子以才能而讓其

下在下位之人小人農力小人以耕農以事其上

而盡力以事其是以上下之人皆

在上位之人皆由不爭也蓋由上下相遜

謂之懿德謂之懿及其亂也世道濁君子稱其功

之君子則自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小人亦

稱伐其功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是以上下無禮

能上下之人皆亂虛竝生禍亂暴虐之徒由爭善也

無禮遜之節竝生於斯世

謂之昏德謂之昏國家之敝國家敝恒必由之

善也謂之昏楚子疾楚共王告大夫大夫

常必由於不讓傳楚子疾疾病告大夫大夫

出治亂一意極有生發

唐順之章法參差婉言昌黎祖之為上于襄陽等書

陳卧子楚王預憂言晉能讓善所以興

大夫
魏禧楚王知過子
囊遂義並為可法
魏世儼漢昭十四
辨上官桀之詐後
世謂其明過成王
楚共十歲即逆折
二卿不錮巫臣恨
無賢輔以致功業
不彰為可惜也
孫鑑弘字難解或
有誤

謂為靈厲而群臣
以共謚之茲可以
觀矣且救鄭而矢
集於目猶有恤鄰
之誼亦安得為靈
厲也
孫鑑一謚字演為
十六字可見周之
文勝然語固妙謚
法既過能改曰共
楊升菴臨終片言
豈足贖其生平之
過子囊遂以共加
之殆亦過也
陳傅良大夫從之
傳記大夫自謚其
君又雖與伐楚喪
不書說見襄三年
楊升菴按養叔先

而告曰不穀不德
素無德行少主社稷
少主社稷國之社稷
○
生十年而喪先君
先君莊王○喪去聲
未及習
師保之教訓
師保皆教太子官言
而應受多福
謂為
君是以不德
是以德不
而亡師于鄢
鄢敗在成
以辱
社稷以辱楚國
為大夫憂
為諸大
夫之憂
其弘多矣
弘大也
眾多
若以大夫之靈
夫以諸大
夫之威靈
獲保首領
得以保
以沒於地
於地正
唯是春秋窳窳之事
窳窳也窳
夜也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
者所以從先君
請為靈若厲
請受惡謚以歸先君也
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
大夫擇焉
大夫其擇斯
莫對
諸大夫皆
及五命

及共王五
乃許大夫秋楚共王卒
及楚共王卒
○子
囊謀謚
子囊為共
大夫曰
楚大夫君有命矣
共王已有
命為靈若
厲子囊曰君命以共
命其辭甚恭
若之何毀之
何以
惡謚而赫赫楚國
楚國赫赫
而君臨之
而共王為君
毀蟻之
然強盛
撫有蠻夷
撫綏蠻夷之
奄征南海
奄奠南海諸
侯而征伐之以屬
諸夏
以聯屬中
而知其過
而自知其不可
不謂共乎
可不謂之
請謚之共
請謚楚
大夫從之
楚諸大夫皆
共敬之主
請謚之共
子以共
大夫從之
從子囊之議
○附錄
吳侵楚
吳乘楚喪
養由基奔命
養由基奔命
子
庚以師繼之
楚師繼其後
養叔曰
養叔即
吳乘我
喪
楚之喪
乘
謂我不能師也
謂我國有難
必易我而

驅誘敵子庚三覆以待此猶兵家奇正之常微哉易我而不設備可謂識彼我矣

陳傅良傳見吳楚構兵交相獲略不謀

趙鵬飛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今之城疑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

於楚子囊

不戒戒備也必輕易楚人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也今子

我請誘之我請以師誘之子庚從之子庚從之

戰于庸浦與吳戰于楚庸浦之地大敗吳師事如

獲公子黨獲吳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君子以吳不弔

亂靡有定言不為天詩曰南山詩不弔昊天言不為天

於是將早城於是魯人將早城防邑臧武仲請俟畢農

禮也得城築鄭良霄大宰

石奭猶在楚今猶在楚國石奭言於子囊

曰先王上征五年王先巡守征行之五

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今楚實不競今楚實不能行人何罪在其間

止鄭一卿止鄭良霄以除其偏以除鄭國

睦而疾楚以固於晉位不偏則大臣睦焉用之

使歸而廢其使本出奉使之意怨

其君以疾其大夫則良霄必以行而見執於楚

而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鄭國不猶愈乎豈不

楚人歸之楚從石奭之謀

十有四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陳傅良楚人歸之

為三十年良霄再見且言歸行人不

書

凌稚隆夫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爾故不如遣之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恨其君憎疾其大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勝于久執之乎

魏禧詞令之意亦好然語少晦未動

夫其大

襄經十四年
家鉉茲內大夫未
有二卿俱會者志
二卿之不當並行
也

汪克寬卿使則大
夫為介大夫使則
士為介昭二十三
年叔孫婁如晉曰
寡君之命介子服
回在媿卿而回大
夫也今魯以二卿
會晉而列二卿於
會晉魯俱失禮矣
且自蕭魚而後凡
役皆大夫悼公之
怠而霸業之衰也
汪克寬晉秦七十
年之兵爭釁兆於
國勢怨結於敗殺

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

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齊崔

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

以督率諸侯贊成伯功也吳○三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無○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伐秦晉秦兵爭止此○晉秦兵爭○己未衛侯出奔

齊獻公出奔衛○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

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戚孫林父邑於是衛

禍稔于三戰大舉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

于九國之伐而終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于此役許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

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

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張洽前書衛侯之

奔此列孫林父於會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

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傳十四年

鍾伯蘇五氏以此為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

晉

會于向

楚

范宣

子親

將執戎子駒支

昔秦人

迫逐乃祖

吾離

被苦蓋

此言汝祖無種

裘可衣所被服者苦蓋

曰來姜戎氏

而數之

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

離于瓜州

瓜州地在今

嫩煌吾離姜戎之祖也

夫往會之是晉有也○被音蓋 蒙荆棘汝祖無土地可居 以來歸我先君拔蓋音蓋 於晉也以來歸我先君 凌稚隆愚按晉之通兵以撓楚不過 欲其自相攻擊而已非真有為異之 志也况茲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 能復謀伐楚以故宣子數其不德而 退之蓋設辭以拒其伐楚之謀杜氏 責其伐喪又疑傳皆非 穆文熙宣子數姜戎言語漏泄不指 其事何以能服其心所以反為所屈 補注劉氏曰此皆

之土與女剖分而食之 中分為剖與汝中分土地而食其利 ○女音汝下同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今諸侯之腆 不如昔者不如昔日 蓋言語漏洩蓋漏洩晉國 則職女之由職主也則由 漏詰朝之事詰朝明且也言 爾無與焉汝無得復預 預丁與將執女若欲與會 對曰姜戎 昔秦人負恃其昔秦穆公負恃 衆其民人之衆庶 貪于土地貪賴于土地 逐我諸戎逐迫 惠公蠲其大德晉惠公明其存 謂我諸戎謂 是四嶽之裔胃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 毋是翦

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戎之過范宣子 何以誣之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 由是大和諸侯遂睦至此一年何故 遠有言語漏泄不如昔者之事 孫鑣就事實述最易拙此乃不拙却 更矯健有勢中雖有連四字句然亦 不甚礙口蓋得鍊調法 穆文熙戎言與晉同患見不可絕又 賦青蠅譏晉信諂經世鈔如捕鹿實

棄毋是翦 賜我南鄙之田賜我以晉 狐狸所居言其 豺狼所嗥其地僻野皆豺狼 我諸戎除翦驅逐其狐 其荆棘我諸戎除翦 驅其狐狸豺狼驅逐其狐 居處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不內侵亦不外叛至 于今不貳至于今日 昔文公與秦伐鄭晉秦圍鄭在 秦人竊與鄭盟秦穆公從燭之武 而舍戍焉秦使杞 楊孫於是乎有殺之師 在僖二十三年晉禦其上 晉禦秦兵於殺之上 戎亢其下亢猶當也戎當秦兵 秦師不復敵之戰秦 人角之其頭也 諸戎掎之掎者踣其足也 與晉踣之

指一事，加意發揮，孫鑿摘角，字本奇，然在今時則亦已為熟。經世鈔相繼於時，又虛括一句。

張半菴著侯之攜，實非或罪宣子何，以誣之。去年蒐于繇，上傳云晉大夫由是大和，諸侯遂睦至此。一年何故，遂有言語漏洩，不如昔日之事。劉敞意有人諳戎子者，故宣子假辭以欺之，及其言順。

而取之也。○蹄蓬入，戎何以不免。戎之事，晉何以不免於罪。自是以

來，自敗秦于晉之百役。晉國凡百役使，與我諸戎，號召相繼。

于時，言給晉役，以從執政。政以從晉，執猶殺志也。猶殺志也。

晉之豈敢離邊。豈敢有攜離邊遠。今官之師旅，師二千五百人，之帥，言師旅之長官，無乃實有所闕。無乃實有以攜

諸侯，以攜離諸侯之心。而罪我諸戎。反以言語漏洩，我諸戎

飲食衣服，我諸戎飲食，腥羶之味，衣服，羶羶之服。不與華同。不與中國

贊幣不通。執贊奠幣，不與於會。言語不達。交言接語，不何惡

之能為。何能漏泄言，不與於會。之會，與音預。亦

無曹焉。曹，悶也。言亦無悶焉。賦青蠅而退。蠅，小雅青蠅詩，取其

則又辭謝之耳。青蠅一賦，早被戎子料破矣。

愷悌，君子無信，讓言。宜子辭焉。范宜子辭，使即事於會。使即就

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讓也。不書於會，於是子叔齊子

即叔，為季武子介也。介，副也。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

晉以魯為有禮，自是輕魯人貢賦之幣帛。而益敬其使。而益加敬魯之

錄。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

立季札。諸樊將以位讓季札。季札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

卒也。在成十年，諸侯與曹皆將立子臧。將立子臧，事子臧去

子自立，諸侯與曹皆將立子臧。將立子臧，事子臧去

之奔宋。遂弗為也。不肯以成曹君。成十六年，君子

曰：能守節。君子謂子臧能君義嗣也。君謂諸樊壽夢之適子，義當嗣

臧衛子南子南事
微不著皆足稱賢
而皆不克以靖國
蓋其性自不樂於
為君非有為也然
德非至德而於王
季武王之專亦不
速矣
籓賦季子掛劍於
樹不以死背其心
引兵避楚不以名
害其德蓋所以養
其心者至矣雖祿
之天下將有所不
受而況於與乎
穆文熙季札以義
嗣推君以守節自
居義正辭和卓然
君子可想可慕
胡氏昔太伯奔吳

誰敢奸君誰敢奸犯有國奄有非吾節也
君之定位
然我當

札雖不木言已雖願附於子臧願自附於以無失子臧之後

節以無失當固立之諸樊固欲立棄其室而耕季札

其室而乃舍季札不立乃舍之傳言季札之夏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見經以報櫟之役也櫟後

晉侯待于竟晉悼公待于秦晉使六卿帥諸侯之

師以進使晉六卿帥師十二及涇及秦不濟諸侯之師

叔向見叔孫穆子見魯叔孫豹穆子賦匏有苦葉

而具舟叔向知穆子有必濟之魯人苦人先濟二師

而不及季歷嗣位
而不辭彼王僚無
季歷之賢而季子
為太伯之讓豈至
德乎使爭弑禍興
覆師喪國其誰階
之也

涇水為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子蟜即公孫蠆曰與

入而不固言與人同伐而持取惡莫甚焉取惡於人

若社稷何若國家懿子說北宮懿子悅其二子見諸

侯之師鄭衛二子乃往而勸之濟而勸諸侯之濟涇

而次乃濟涇水而秦人毒涇上流秦人宜毒藥師人

多死師飲毒水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司馬子蟜

帥師先進師皆從之諸侯之師皆至于械林

地械不獲成焉不得秦人荀偃令曰晉荀偃出令

雞鳴而駕雞方鳴而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

從已言進退欒黶曰晉下軍晉國之命晉國之未是有也

陳傳良辭一濟傳
言公孫蠆所以書
於伐秦

滙參棧林即舊鄭咸林也今為華州屬陝西西安府魏禧按令是但出語太倨故修汰者不服

彭士望偃一語不言先歸不待荀偃乎莊子曰魏絳夫子命從帥

陳明卿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

言從前未嘗有不用人余馬首欲東樂廩自言我亦謀而進退從己之命而歸下軍之帥馬首乃歸樂廩惡復自專故棄之而歸下軍從之下軍從之歸左

史謂魏莊子左史晉大夫莊子即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即荀偃

游曰即荀偃吾令實過言我之命令實有過失悔之何及雖追悔亦無及

也言此伐秦之役報櫟之敗也報櫟之敗也本以報櫟之恥役又無功今為役

視若贅莖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

將今出中軍樂廩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劑其間乃對左史之言亦阿於廩何也

陳傅良遷延之役傳見悼公之怠彭士望命大還偃能悔過亦鑒于廩以全軍為上策魏禧按此亦未是此與荀林父外事

同經世鈔馳秦師死焉可謂烈士然觀士鞅可及則鐵雖

會書齊人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向之會書衛人亦如此義書於

五傳平本卷三十一

馳秦師而可以不
死也過矣

穆文熙械林之役
衆皆遷延苟假令

唯余馬首是瞻進
之良是樂厲嫉偃

之功遂欲東歸已
又憤樂鐵之死并

逐士鞅皆汰侈不
情取凶之兆矣

彭士望此舉賴鐵
稍有生色鐵為元

補過而厲乃以逐
鞅鐵死不與矣

趙匡左氏云齊宋
大夫不書情也向

之會亦如之衛北
官括書於伐秦攝

也案經意以事之
邪正褒貶不為其

伐秦伐秦之役攝也能目攝整從鄭

士鞅奔秦秦景
公因而問之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言晉諸大夫

曰士鞅其樂氏乎樂氏其

氏汰侈對曰然上鞅答

猶可以免猶可以免其身

故言何故不在厲言何故不在厲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召公召公奭也言晉人

愛其甘棠昔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

况其子乎周人猶愛召公之樹何况

盈之善未能及人樂盈自己之善

武子所施沒矣武子所施沒矣

秦伯問於士鞅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

曰士鞅其樂氏乎

氏汰侈對曰然

猶可以免

故言何故不在厲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愛其甘棠

况其子乎

盈之善未能及人

武子所施沒矣

而厲之怨實章

秦伯以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皆服而朝

而射鴻於圃

而與之言

孫文子如戚

公飲之酒

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飲去聲

而厲之怨實章實章著於世

秦伯以為知言鞅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復其位○為去聲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衛獻公戒飾二子欲其宴食

皆服而朝二子皆服

而射鴻於圃二子久不得命

而與之言而與二子

孫文子如戚戚孫氏邑

公飲之酒飲孫

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掌樂大夫小

飲去聲

小小幹舉情念生

陳傳良攝也傳言

一役之間經有筆

剖後見二十六年

經世鈔樂厲再罪

而無謔晉於是失

刑矣

穆文熙其在盈乎

樂書雖有小惠及

民何得遽比召公

士鞅之論過矣至

謂樂氏再世而公

何其不爽乎

凌約言士鞅之言

所施恩澤速而沒矣

○施去聲又如字

而厲之怨實章

秦伯以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皆服而朝

而射鴻於圃

而與之言

孫文子如戚

公飲之酒

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飲去聲

飲去聲

秦伯問於士鞅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

曰士鞅其樂氏乎

氏汰侈對曰然

猶可以免

故言何故不在厲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愛其甘棠

况其子乎

盈之善未能及人

武子所施沒矣

而厲之怨實章

秦伯以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皆服而朝

而射鴻於圃

而與之言

孫文子如戚

公飲之酒

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飲去聲

飲去聲

飲去聲

飲去聲

孫鑣不釋皮冠正應皆服

按自初公至報公
滙參旁注用橫排
之法非追叙例也
王元美伯玉當獻
公文子之變既不
能止而亦不能謀
遂辭遠害從近關
出何其脫然乎

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大音泰下同

大師辭為不可師曹請為之師曹樂人請初公有

嬖妾先時獻公有使師曹誨之琴使師曹教師曹鞭

之師曹以嬖妾不受公怒獻公怒鞭師曹三百鞭師曹

故師曹欲歌之故師曹欲為獻以怒孫子以激怒以

報公以報獻公公使歌之獻公使師遂誦之師曹既

削不解故孫蒯聞告文子以其事告其文子曰

君忌我矣言獻公忌我居弗先若不先必死必被誅

并帑於戚於戚○并音併帑音奴而入見見蘧伯玉

孫文子乃入衛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言衛獻公子

所知也吾子之所大懼社稷之傾覆大懼衛國之社

覆音將如之何言將何對曰蘧伯君制其國言人君

國臣敢奸之人臣豈敢雖奸之雖使輒庸知愈乎言

君更立庸知伯玉遂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從近

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三子衛羣公

文子將叛故使三子孫文子皆殺四月

已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鄆獻公乃往衛

使子行於孫子子行亦羣公子孫子又殺之

孫文子不欲公出奔齊獻公懼禍孫氏追

敗公徒于阿澤敗獻公之黨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

附見凡執政臣先
去其國境則雖國
有亂而不敢與知
又非其罪故從國
之近關出去恐當
非伯玉本意
經世鈔君昏已能
匡其失可也不可
則當奉身而退不
退則當死君之難
伯玉從近關出岳
所未取
陳廣野觀左氏載
伯玉出關之言則
獻公未至可廢大
抵定姜師曠之言
史臣逢迎孫甯風
旨而為之辭耳及
考伯玉仕靈公朝
與孔子為友不應

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初宜二及下同

公執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名也陳傳良子展奔齊傳見奔非其罪雖母弟不書

徐鑑二子追公却又有此意外之奇

經世鈔子魚可以追君而不可以射師當時人懷私恩而不知大義多如此

為禮乎禮射不求中則射為禮乎射兩軸而還

中兩軸尹公佗曰尹公佗謂子為師公孫丁為師

而還我則遠矣尹公佗不從公孫丁乃反之

中悔乃獨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及追已乃以轡授

獻公而貫臂子鮮從公獻公○鮮音仙

及竟及衛竟○公使祝宗告亡獻公使大祝宗人且

告無罪且告宗廟以定姜曰定姜獻無神何告

神尚何若有不可誣也不可欺有罪若何告無

若何誣神舍大臣而與小臣謀言獻公舍其大臣而

而告無罪先君有家卿象大也言孫子為定公之正卿以為

音捨一罪也其罪也先君有家卿象大也言孫子為定公之正卿以為

師保且嘗為獻公而蔑之不召不釋皮冠之類一罪

也其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巾櫛手者櫛理髮者言我

反而暴妾使余而暴虐使我三罪也告亡而已

但告廟曰無告無罪無以無罪誣告先君時定公使

厚成叔弔于衛魯襄公使厚成曰寡君使瘠各言魯君

孫鑑定姜語捕於此亦奇穆文熙定姜數獻公三罪乃老吏獄案不可增減為君而至使適母數之若此何矣哉經世鈔無神何告二語足破千古世俗遠道以媚鬼神者之惑鍾伯敬傳於此記定姜之言臧孫之言及二十六年右宰穀之言見衛侯不亡不君宜失位

使齊○齊在 聞君不撫社稷聞衛君不撫而越在他

亦及下同 意而遠出在 若之何不弔如之何而以同盟之故以

盟之故 使齊敢私於執事使齊敢私告於衛曰

有君不弔為入君而不弔有臣不敏為人臣而不

難君不赦宥君既不赦宥臣亦不帥職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君臣如此增其淫惡其若之何其將如衛

人使大叔儀對衛人使大夫儀對曰羣臣不佞言衛

臣不能 得罪於寡君得罪於寡君不以即刑衛君不

就於 而悼棄之乃自傷悼以為君憂以為魯君不

忘先君之好君不忘衛國先君同辱乎羣臣辱使使

刑戮 而悼棄之棄之而去以為君憂以為魯君不

忘先君之好君不忘衛國先君同辱乎羣臣辱使使

羣 又重恤之又重憂恤衛之諸臣敢拜君命之辱

敢拜魯君命 重拜大貺重拜大賜厚孫歸厚孫即厚

歸復命復命語臧武仲以其事語臧武曰衛君其必歸

平 必得返國 有大叔儀以守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

以出 母弟鱣即子鮮從君以或撫其內大叔儀鎮或營

其外母弟鱣能無歸乎能無復歸齊人以邾寄衛侯

邾齊所滅邾國蓋齊人寄寓 及其復也及獻公之以邾

糧歸言獻公右宰穀從穀衛大夫從獻公而逃歸既

公而復 衛人將殺之以穀從君辭右宰穀曰余不說初

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得余狐裘而羔袖以狐為裘至

可矣至此 經世鈔以邾糧歸美也以羔為

滙參言初之從君

孫鑿太文飾然文 其辭不文其實風 致自妙 李笠翁衛君出亡 他國不知致圖可 謂至愚然猶賴大 叔子鱣以反則賢 人所係蓋不淺也 何以子家羈而竟 不能反昭公乎

君之優劣又可知 矣 滙參悼弄之乃自 傷悼弄我諸臣而 去 孫鑿有此論以生 後武仲二論 王季重寄寓人邑 而以其邑之糧歸 何不思保其一國 之富哉 孫鑿後面事即於 此完案與戰邾法 同 經世鈔以邾糧歸 可矣至此 滙參言初之從君

余亦悔恨之矣

左傳詩林卷三十五

十四

袖則有少惡喻已一身盡乃赦之乃赦者寧衛人立公

善雖從君以出其惡不多穀不殺孫剽剽穆公孫衛人孫林父甯殖相之孫林父即孫文子甯殖即甯惠

子其相殤公剽○相去聲以聽命於諸侯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衛侯在邾

公居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臧紇即武仲衛獻公奔齊故臧紇如齊唁衛侯弔失國曰唁○

唁魚變反衛侯與之言虐衛侯與臧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武仲

而告其言衛獻公其不曰衛侯其不得入矣言衛獻公其不其言糞土

也其言皆踐踏君羣臣如土芥者也臣如土芥者也以而不變既以而不何以復國何以

國之弟聞武仲之言子展子鮮聞之子展子鮮見臧紇子展子鮮

與之言道與武仲言皆臧孫說臧孫說謂其人謂其人

武仲入告武仲入告曰衛君必入言衛獻公必夫二子者夫二子者

或輓之前牽為輓或輓其或推之後送為推或

推如宗又欲無入獻公欲得乎言必得也為

附錄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晉悼公廢新

音捨禮也得侯國置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

制不過居周為天子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諸侯之大國置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

也盈生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即知罃盈罃之弟

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即知罃盈罃之弟

表亦幼歲歲士魴子也十二年荀罃皆未可立也

為卿故不可立新軍無帥故舍之故舍

不復附錄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晉侯曰

臣深心快識如此
孫鏡慮道字作禰
語是小巧然亦陷
滙參謂其人就衛
說曰歸就齊說曰
董膠西劉中壘一
派文字
按按是以下述舍
新軍之由即倒叙
法
滙參前皆六軍時
不著一筆譏貶此
番舍軍便極力稱
贊美惡互見史家
周旋法不可不知
李贄師曠者晉靈
公時人也為主樂

孫鏡慮道字作禰
語是小巧然亦陷
滙參謂其人就衛
說曰歸就齊說曰
董膠西劉中壘一
派文字
按按是以下述舍
新軍之由即倒叙
法
滙參前皆六軍時
不著一筆譏貶此
番舍軍便極力稱
贊美惡互見史家
周旋法不可不知
李贄師曠者晉靈
公時人也為主樂

官好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為出沒難詳也晉平公時以臨陽之學顯于當世乃黃目為馨以絕塞眾慮專心于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絕滅矣王陽明此篇因論衛君而及及君道其言開豁切至君國者聽之當神悚而骨栗矣

左傳言叔卷三十五
衛人出其君悼公言衛人逐其君獻公不亦甚乎以臣逐君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師曠答或者衛君所為已甚非獨其臣之罪良君將賞善而刑淫善人刑加於淫人養民如子其養民也如父母之養子容之如地其容民也如地民奉其君故民之奉君也愛之如父母其愛君也敬之如神明其敬君也敬之如日月其敬君也畏之如雷霆其畏君也神之主故為神而民之望也施德惠故繫民之望若困民之主若困苦其民以主其國匱神之祀空置其神祀之絕其祀百姓絕望德惠不施絕民之望社稷無主社稷無主

同心而尤親切經世鈔師曠開口便說妙用或者字又用寬字措語最妙陳明卿弗去何為一語恐不可為訓且非臣下稱於君前之語樂師職兼風刺非卿大夫比故危言不忌左氏由此定錢君稱君為君無道非也又以釋經不書出君之人皆非也說又見昭三十二年彭士望勿使過度再將君權責任覆說一過何等鄭重同上可見友輔無

災患並興將安用之神怨民叛將安用君弗去何為君若復何為焉天生民而立之君天生烝民建立聖賢為之君長使司牧之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勿使斯民失其性情之正有君而為之貳既在君長使師保之使為師為保以輔導其君之德業勿使過度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是故天子有天下則諸侯卿置側室其次列國之卿則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其次列國之大夫則有宗士有朋友其次而士則有同門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自無人而下執伎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曰皂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馬曰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善則賞信比暱

左傳言叔卷三十五
左傳言叔卷三十五
左傳言叔卷三十五

一人少得無三日
離得

湯睡菴此論為君
者志不聞其過失
而廣置諫職以為
匡救

滙參詩必播之樂
誦則直誦其言
孫鑄獨短句收稍
覺附然為今經生
用之已厭

經世鈔執藝事以
諫無人非諫無地
非諫所以有成
彭士望師曠亦甚
貴衛無諫臣
俞寧世正月孟春
引古倒點筆法妙
李于鱗應前蓋之

之有善則宜揚也過則匡之有過則匡之患則救之有患則救之

失則革之有失則更革之自王以下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父

兄子弟各有父兄以補察其政補其政之愆過史

為書史大夫也瞽為詩瞽者為詩工誦箴諫工樂人

諫之大夫規誨大夫規誨大夫則規正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

告于庶人庶人庶人不與政聞商旅于市旅陳也商陳

時所百工百工獻藝百工獻其技故夏書曰亂征篇適人

以木鐸徇于路適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官師相

規官師大夫工執藝事以諫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

春每歲首孟於是乎有之於是乎有道人諫失常也人

如天容之如地意
彭士望說得天心
豁露使古今民上
人凜二危慄

穆文熙天之愛民
以下語極精微明
君聞此必當惕然

穆文熙吳先不出
而後邀擊楚以退
為進擊其情歸故
能敗楚

滙參兩不能正相
映以人為不能者
無不自困于不能
者也

魏世儼弗傲弗設
補不虞不戒恃城
恃衆恃力恃接皆

君失其常度天之愛民甚矣天之愛民甚矣天之愛惜下豈其使

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豈其使國君以從其淫縱

為淫欲之事而棄天地之性而棄天地之性而棄絕天地立君司必

不然矣此天理之必不然者也秋楚子為庸浦之

役故庸浦役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楚令尹子囊

吳不出而還吳人不出子囊殿子囊自為楚師

以吳為不能而弗徹子囊以吳為不能出吳人自臯

舟之隘臯舟吳險阨之道要而擊之要楚人歸路而

楚人不能相救前後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吳敗楚

公子宜穀宜穀時從師故吳人敗而附王使劉定

未有不敗者也
陳傅良宜穀不書
獲義同十三年
按劉夏士而賤然
以其能堪事得使
齊十五年經書名
今傳稱劉定公其
舉終有此謚比卿
位

公賜齊侯命周靈王使劉夏賜齊靈曰其辭昔伯舅

大公天子謂異姓諸侯曰右我先王武王成王股肱

周室輔佐周室師保萬民教誨萬民世昨大師昨報

不壞我周室所以以表東海表顯也謂顯封大王室之

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茲率循伯舅

纂乃祖考纂繼汝祖無忝乃舊無忝辱女敬之哉敬

無廢朕命無廢棄今日之新命因昏而加晉侯

問衛故於中行獻子中行獻子即荀偃對曰荀

不如因而定之言不如因衛逐衛有君矣謂已立

之逐君罪可討乎王元美荀偃本弑

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成其弑君之

亂自是剽弑而衍歸衛有二君者十

年晉實為之也賢如悼公竟為荀偃

所誤惜哉

按齊不言旌曰初

毛異其名自諱其

惡

陳傅良齊人始貳

傳言晉執政之貪

齊於是加兵於魯

穆文熙子囊遺言

城郭而伍員竟入

庚必城郢

子囊遺言必城郢

蓋楚徙都郢未有城

謀定衛也

范宣子

國之道也

亂者取

君其定衛

以待時乎

將死遺言謂子

齊人始貳

將死遺言謂子

將死遺言謂子

將死遺言謂子

將死遺言謂子

將死遺言謂子

將死遺言謂子

於郟大臣謀國區
二設險亦為策之
下者
魏世儼員之入郟
數世後事也遂謂
城郟為非然則王
公設險守國其亦
非耶

襄經十五年
許翰不盟于國而
盟于劉崇向戌故
公弱甚矣

徐復天子不親迎
取后則三公逆之
劉夏也王后天
下厚使微者逆之
可哉故曰劉夏通

王后于齊以著其
非
按天子出命逆女
即是王后不待彼
之許與不許故曰
逆王后

黃仲炎城成郭者
名曰備齊其實城
孟氏私邑而叔季
城之何也三家合
為一體以弱公室
也
胡銓城策二十有
九大夫帥師而城
者三見文襄之際
大夫張矣故帥師
而城者皆三家也
許翰悼公之霸功
亞桓文平公受之
遺烈猶在祝柯澶

劉夏是
聘使故
公非聘
書故不
書註

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
得訖于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
君子謂子囊
盡忠於所事君薨楚共王薨
不忘增其名謂如謚將
死其身不忘衛社稷謂遺言
此忠國有民之望也萬民之所瞻望也
詩曰舉小雅都
于周忠信為周言德行歸萬民所望
即為萬民所瞻望忠也

以其忠信故也
經十有五年癸卯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也
夏非卿故書各天子無外
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救成至遇
公畏齊故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

豹帥師城成郭
非例所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

之無傳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悼公卒子
平公彪立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
報之聘且尋盟
尋二十一年

見孟獻子
仲孫蔑尤其室
其官室之美
曰子有令聞

言子有令美之
而美其室
非所望也
言非吾
聞望
對曰孟獻子
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

重勞
欲毀壞之則
且不敢問
且不敢有所聞
傳言獻
去聲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官師劉夏也天
卿不行非禮也
天子不親昏使上
卿逆而公監之故

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傳十五年

王元美是時私家

修借八侑雍歌且行之何有於美室

彭士望尤其室賢者過目輒思益人

責善地擊無一毫

間隔千世後誦之猶有餘感對亦真

實然直引咎不當

矣兄

按尚書官師相規

又禮官訂一廟天子諸侯並具之共

非卿言為一官之長也

按劉毅梁曰過我

故忘之非也王后

尊矣禮自當志豈

莫諸侯一例以過

我而書哉然則他

王后不見者太子

立則妃為后自無

緣見耳

陳傳良能官人傳

言楚復強

孫鑣此時卷耳詩

已如此解必是師

傳本說今朱傳改

為思文王或末是

彭士望卷耳作后

妃思得賢臣以佐

曰卿不行 ○附錄 楚公子午為令尹 公子午即子庚 公

子罷戎為右尹 為楚右尹之官 ○罷音皮 為子馮為大司馬 子馮

教從子 為楚大司馬 公子橐師為右司馬 為楚右司馬 公

子成為左司馬 為楚左司馬 屈到為莫敖 屈到屈蕩子

○屈居 公子追舒為箴尹 追舒即子南莊王 屈蕩為

連尹 為連尹 養由基為宮廐尹 為官廐尹之官 以靖國人 靖

安楚國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君子謂楚康王於

官人 夫為官 國之急也 此國家之急務也 能官人則民無覲

心 君能為官 擇人則民無覲覲 詩曰 舉周南 嗟我懷

人 嗟歎我所懷 寘彼周行 寘置也 周徧也 行列也 置

思之賢人 寘彼周行之徧於列位之間 ○行音

能官人也 言斥死之志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

采衛大夫 言自王而下五等諸侯及甸采衛五服之

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次曰侯服次

所謂周行也 則是詩人周 鄭尉氏司氏之亂 亂

其餘盜在宋 尉司齊奔宋 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 鄭人以三子之父 納賂于宋 納賂于宋

馬四十乘 百六十四匹 ○與師伐師慧 樂師也 伐慧其

音 三月公孫黑為質焉 公孫黑子哲也為司城子罕

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 子罕以三賊與鄭良司臣

而逸之 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 子罕以司臣武子寘

託於魯季氏

君子此解恰好
陳明卿楚之多才
如此所以竟春秋
之世為中國患

謝文海良司馬而
逸之賊中亦有分
別子罕惜才如此
穆文熙師慧過朝
將私激宋無人驚
而滑稽優孟之流
也

鍾伯敬師慧師曠
之流亞也鄭人以
為人玩而充賂遺
宋人受之而不知
再惜哉觀慧舉止
言笑蓋以滑稽寄
其憤者也無入焉
三字笑盡叔世君

臣偏是無目人目
中無人
彭士望木道理等
問發出堂上宋國
却被一樂工借小
便數落痛快無比
與范睢無王不同
唐錫周伯敬云偏
是無目者目中無
人余謂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故
當謝之
按陸音云易以鼓
切輕也或讀如字
陳傅良固請而歸
之終十年盜殺三
卿傳
張洽夏齊侯圍成
先事無備致圍而

左傳詩林卷三十一

諸卡季武子受子罕之託鄭人醢之鄭人殺賊而三醢之以為道

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繚司齊也師慧過宋朝鄭師慧過宋之

公將私焉私小其相曰相師者曰朝也言此宋朝也

便即師慧曰即師無人焉言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相師者又曰既為既為慧曰必無人焉言其雖有朝廷必無人焉若猶

有人若猶有豈其以千乘之相千乘相謂子產等言

殺殺也而而易淫樂之矇矇師慧自謂也言得賂而歸之

音蒙必無人焉故也相重淫樂之矇輕千乘之子罕聞

之來子罕固請而歸之固請宋公而歸師慧等夏

齊侯圍成齊靈公伐魯貳於晉故也不畏晉霸故於

是乎城成郭郭郭也於是魯城秋邾人伐我南鄙

亦貳於晉使使告于晉告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年十四年莒人伐魯今晉侯有疾晉悼公乃止乃止

會以討邾莒冬晉悼公卒見經遂不克會遂不克會諸侯

傳附錄鄭公孫夏如晉公孫夏奔喪奔悼公子蟜送

葬子蟜即公孫蠆言諸宋人或得玉宋國之人

獻諸子罕或人以玉獻子罕弗受宋子罕不獻玉者

曰即或以示玉人言以玉示能玉人以為寶也治玉

故敢獻之故敢以子罕曰子罕謂我以不貪為

寶言我以廉潔不爾以玉為寶汝以寶玉貨若以與

左傳平林卷三十一

三十一

後城亦奚益乎
按上齊貳於晉故
註曰亦貳

倪鴻寶秋邾人伐
我南鄙魯自文襄
失政齊與邾莒交
伐其國由民分於
三桓故也

彭士望宋人或得
玉獻諸子罕子罕
不受無故重獻於
卿相必有求也
弗受豈多少事子
罕頗整其師慧
穆文惠韓獻子晉
之良大夫也使於
鄭尚欲得其玉環
乃子罕獨以不貪

為寶而由却玉人
之玉又為處之得
所茲其賢蓋加人
一等矣
俞寧世子罕無寶
而寶當盈或人得
寶而不知所措可
見廉吏最樂子錢
虜最苦攻而使復
寶既得所人亦得
生此宰相知人安
民之略也
按玉人玉工玉許急切然未可強拘也 玉或菴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譏 彭家屋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人而不自得固知不貪為寶
之言直至論也 彭士望歸諸
范氏制草除萌此必子產之為

我若以汝皆喪寶也是我失不貪之寶汝失寶玉不

若人有其寶不若不愛所獻我自寶其不貪替首而

告獻玉者乃稽曰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不可以越

鄉不可以越過鄉里納此納此寶玉以請死也以請

也子罕真諸其里子罕感其至誠乃以所獻使玉人

為之攻之使能治玉之人為或人富貴玉而後使復

其所歸於其所居○錄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狗堵

堵堵女父之族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而歸諸

范氏歸其妻於范氏先絕之也傳言鄭之有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五

按玉人玉工玉許急切然未可強拘也 玉或菴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譏 彭家屋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人而不自得固知不貪為寶
之言直至論也 彭士望歸諸
范氏制草除萌此必子產之為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襄經十六年

高閔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苦於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
淮參溟古歷及爾雅梁莫大於溟梁溟梁水隄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溟梁也
高閔諸侯有罪執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六

魯襄公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溟梁溟水名不書齊高厚逃歸故也○戊寅大夫

盟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

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溟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晉人執莒子邾

子以歸執以歸始此○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

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

入而二君不名

同上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張洽許男有從晉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高閔許欲棄楚請遷於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

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

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家鉉翁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

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

傳十六年

徐鐘平公即位平敘然亦有簡法

朱熹五霸既衰漢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這箇

自是差異不好

李笠翁晉悼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

霸之美也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

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進輒快之舉

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故奈何謹於諸

侯而縱於大夫工於撫鄭而拙於懷

陳明於治楚而暗

衛甯殖宋人伐許

鄭非主兵也則曷為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

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傳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

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邲○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

平公即位

羊舌肸為傅

張君臣為中軍司馬

祭傳言晉將有涖梁之會故速葬

修官

會于涖梁

執邾宣公莒黎比公

且曰通齊楚之使

侯與諸侯宴于温

使諸大夫舞

齊高厚之詩不

類

荀偃怒

使諸大夫盟高厚

於是叔

守備順河東下故

命諸侯各歸

以我故

執邾宣公莒黎比公

且曰通齊楚之使

侯與諸侯宴于温

使諸大夫舞

齊高厚之詩不

類

荀偃怒

使諸大夫盟高厚

於是叔

於通與以是終不能過桓文而霸也陳傅良大夫逃例不書傳為齊晉交惡起本

王樵按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為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名例左氏乃別生義曰為夷故也說者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

侯之禮在魯史亦無以主兵大夫庶諸侯上之法卿雖可會伯子男然君臣之禮自若傳發此義贅矣陳傅良代詐而還傳著經所以假書代詐王元美齊方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來伐是時齊益強屢使大夫侵

盟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曰載書同討不庭此諸侯朝聘皆成禮

於庭中故欲同許男請遷于晉許靈公欲叛楚許大夫不可許大夫不肯晉

侯遂遷許遂梁之諸侯許大夫不可許大夫不肯晉

人歸諸侯晉人歸諸侯惟以其鄭子蟜聞將伐許鄭

孫蠆聞諸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相鄭伯親往

代許○穆叔從公叔孫穆叔從魯齊子帥師會晉荀

偃齊子即叔老書曰會鄭伯經書會鄭伯為夷故也

夷平也左氏謂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

伯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然於義無取當以經註止

齊之說為止夏六月次于榘林榘林許地諸侯之師

及庚寅伐許諸侯次于函氏函氏許地晉荀偃

帥師伐楚晉師獨以報宋揚梁之役揚梁役在十二年楚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北有湛水東入汝

楚師敗績公子格之晉師遂侵方城之外晉荀偃遂

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復伐許國秋齊侯圍郟

郟魯孟氏邑齊孟孺子速微之微音

齊侯曰是好勇齊靈公言是子孟莊子也微齊師

名以師去之不與子好勇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臨道孺

已遂塞隘道以為名而歸冬穆叔如晉聘叔孫豹且言齊故言

再伐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之

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若非此不敢怠不敢怠魯穆

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言齊人朝夕伐魯以釋其

之恨是以大請請於晉國敝邑之急言魯有齊患之急朝不

及夕言其甚急引領西望晉在魯西故言引領西向以望曰庶幾乎

來救我曰庶幾晉比執事之間若欲待晉國間暇之時恐無

及也無及於事見中行獻子穆叔乃見中行賦圻父

賦小雅圻父詩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瓜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

憂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獻子自稱名云偃知不能憂恤魯國

之罪敢不從執事敢不從魯國之執事以同恤社稷以同憂恤魯國之社

稷而使魯及此而使魯人及此見范宣子穆叔又賦

鴻鴈之卒章小雅鴻鴈詩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為我劬勞言魯憂困嗷嗷

然若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

無鳩乎鳩集也豈敢使魯無所鳩

經十有七年乙巳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卒悼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防臧紇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

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九月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莊朝宋微者獲司徒邠司徒邠陳大夫

○甲宋也陳甲宋師不設備故獲○衛孫蒯田于曹

薛季宣邾人乘齊

生死皆曰獲邠音昂

補注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同圍齊傳

義經十七年孫復前年晉人執

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邾卒者晉

人尋赦之也莒子同此

之圖報執之讐也
傳十七年
王荆石林父逐君
之思誰不聞之刺
遭曹人之詞蓋亦
內自省爾何至狹
重臣興大衆而遷
怒於其君豈不負
罪於天下哉蓋刺
世其頑冥稔惡而
不悛者也

隧孫林父之子越飲馬于重丘
重丘曹邑孫蒯飲

重平聲毀其瓶
或以瓶為飲器但於飲馬
義類似不相關未知是否
重丘人閉

門而詭之詭罵也重丘人閉門
曰親逐而君而女也

爾父為厲言孫蒯父死
是之不憂

而何以田為而何以田
夏衛石買孫

削伐曹孫蒯不忍其
取重丘攻重丘而取
曹人愬于

晉曹人以其事愬于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魯師自陽關
至于

臧紇于防防臧邑
師自陽關逆臧孫魯師自陽關
至于

旅松至干旅松近防地魯
師畏齊故不敢至防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百邾叔紇即叔梁紇
宵犯齊師三子

送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
齊人獲臧堅堅臧紇
齊侯使

齊師去之齊師既失
齊人獲臧堅堅臧紇
齊侯使

夙沙衛唁之齊靈公使奄人夙沙衛
且曰無死且謂

堅誓首臧堅誓首
曰拜命之辱言拜謝齊
抑君

賜不終抑卿相雖賜命
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且又

以杙扶其傷而死杙小木也椽屬臧堅
義不受辱乃以杙自

冬邾人伐我南鄙邾從
為齊故

宋華閱卒華閱
華臣弱臯

比之室臯比新立故弱其室而侵易之
比音毗使

王葆魯之四鄙而
莒伐其東齊伐其
北邾伐其南魯之
微弱不振亦可知
矣國有政雖弱而
強國無政雖大必
弱魯蒐于紅車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賊殺其宰華吳華臣使賊殺其宰賊六人以鉞殺諸盧

門鉞，刀，鉞屬。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城之廬門。合左師之後合左師

賊殺華吳於向賊殺華吳於向左師懼向成見曰老夫無罪老夫向

無罪言已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賊謬言臯比私遂幽其

妻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與我女大壁宋公

聞之宋平公曰臣也言華不唯其宗室是暴華與

兄弟故言不唯兄弟故言不唯大亂宋國之政使賊私殺華吳是必

逐之必逐華左師曰向成謂臣也言華亦卿也亦宋

大臣不順國有大臣國之恥也此國家之不如蓋

之不如蓋掩乃舍之宋平公從向成之左師為已短

策策馬掩也向成悔其初謀之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過其門必馳騁而去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瘐狗瘐狗

狂狗也宋人逐之狂狗被逐瘐狗入於華臣氏狂狗被逐

國人從之國人從之華臣懼華臣心不自安遂奔陳華

遂走錄宋皇國父為大宰皇國父為宋大宰之官

為平公築臺皇國父為宋平公妨於農收周十二月

收斂之時故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宋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宋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弗許宋平公築者謳曰築者謳曰澤門之哲澤門宋

門也皇國父自實興我役實興我役實興起我邑中之黔子罕

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實慰我心實慰我心子罕聞之子罕聞

黔音琴又鈐實慰我心實慰我心實慰我心子罕聞之子罕聞

李卓吾左師畏華臣之強勸君蓋其惡而舍之而諉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細人姑息之論耳異自有瘐狗入

而華臣出顧不耻

按策籌策之策否

則已字不通古人

姓二云長策云短

策王吉傳云立萬

世長策李白詩

君懷長策又韓愈

詩我欲進短策無

由至丹

按昭六年傳注引

華臣事諸本誤作

名也新猶衰曰新
耳服衰

狗之亦是此意蓋凡共事之人莫善於分諒莫不善於獨為君子獻于子罕其功為法哉彭家孫春秋凡國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王制用民之可役不以時乎平公築臺妨于農收此國無大臣之教也然子罕聞業者譽已而扶之以分諒其為慮深矣視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如哉此等亦要推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淺德隆按子罕此

左傳詩材卷三十六

親執朴以行築者行視築而扶其不勉

者扶決罰也而決罰其不勉曰吾儕小人言我輩之

小皆有闔廬皆有門戶闔闔以辟燥濕寒暑以辟燥濕寒暑時晴燥

雨濕冬寒夏暑今君為一臺今宋君欲而不速成而

勉力速何以為役何以其為謳者乃止謳者本為子罕有緩役之

請今見其督役遂疑或問其故或問子罕本欲緩子

其過言乃止不謳或問子罕本欲緩子罕曰宋國區區言以區區不而有詛有祝而

緩役者詛莊禍之本也禍之本也詛祝不同則喜惡不同此

諺附錄齊晏桓子卒嬰弱也晏嬰麤縷斬縷三年布

前斬不直經帶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以直杖直杖

緝之也麻為首經及帶直七徐反杖

菅屨菅屨草屨也食鬻謂朝一溢米暮一居倚廬倚廬

東墻而為之寢苦苦編草也寢於編草枕草以草為

與士喪禮畧同其畧惟枕草耳然其老曰老晏子之

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

故譏曰唯卿為大夫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

服各有不同也晏言已乃大夫也視士禮

子實為大夫而行故不當用大夫之禮

經十有八年國平春自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十月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三傳平大夫卷三十六

草或作塊若制也

言恐以得罪而為君相所忌且思專有美名故分其諒此伯玉之耻獨為君子也

補注晏子之老亦

譏晏子所為非夫

夫之禮是時之所

行士及大夫之喪

服各有不同也晏

子實為大夫而行

當時之士禮晏子

反時以從正其家

老不解謂晏子為

失故據時所行而

譏之也晏子其父

始卒則晏子未為

大夫言晏子為大

夫者禮喪服大夫

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孫鐘頗似種弓語

魏應按即各以是禮亦可

襄公十八年

張洽石買之執有三矣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一也不歸於京師二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許翰冬十月會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劉敞卒于師穀梁

走○奉

見梗陽之巫臯

他日見諸

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曹伯負芻卒于師無○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

長子上黨郡縣各○長上聲又如字執孫蒯于

純留

純留亦上黨郡縣各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純音心又如字為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

齊師○中○行○獻子將

伐齊

將為魯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公以戈擊之

厲公以戈擊獻子○首隊於前

跪而戴之

獻子夢中跪足而戴○奉之以走

走○奉

見梗陽之巫臯○臯夢中走而見之

曰閱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何閱之有

薛季直楚公子午之伐聞鄭伯之出也乘入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

傳十八年

至元美以伐曹見執曹買伐曹之惡矣而未知孫氏逆君之為惡也況行人非所當執乎

補注齊侯伐我傳見齊侯書師

評楚晉厲公為樂書荀偃所弑至是荀偃之

經世鈔書偃同弑而獨偃受其殃何

平

之

平

道

異日獻子見與之言○獻子因以所同

巫曰

巫謂獻今茲主必死○主大夫之稱言

事於東方

齊居東方○則可以逞○故勸使快意伐齊

獻子許諾

是獻子諾○晉侯伐齊○將濟河

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

雙玉曰鼓○獻子以朱絲係而

禱

而禱于有曰齊環怙恃其險○恃其山川之險也

其衆庶

依負其民○棄好背盟○棄絕其好背叛齊盟

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伐○魯陵犯殘虐其民○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彪晉平公名會臣猶末臣也稱會臣者明上

有天子以謙告神也將率諸侯以討於齊

其官臣○先後並去聲苟捷有功

耶豈書公而偃私

家鉉翁或謂鞏之

戰晉為魯衛而伐

齊春秋不與也今

晉平為魯伐齊而

春秋與之何耶事

有似同而實異者

兩代齊是也鞏之

戰雖曰為魯衛出

師其實大夫逞其

私憾春秋不與也

今茲伐齊靈背盟

好歲以無加於魯

晉為之合諸侯以

問齊人憑陵與國

之罪從衆欲而出

師非為其私也故

書同圍齊此聖人

之特筆非因乎舊

史者也

補注廣里此言齊

人守平陰之防於

畫圍齊何與後十

二月門其三門焚

勝齊而無作神羞無致敗事而官臣偃無敢復濟信

有成功故以死自誓不敢唯爾有神裁之神裁度其事

復濟河復浮去聲唯爾有神裁之惟爾有河之

沈玉而濟沈玉於河以質冬十月會于魯濟會諸侯

尋淖梁之言淖梁在十六年同伐齊與諸侯齊侯

禦諸平陰齊靈公禦諸侯塹防門而守之平陰城南

而守之防門外作塹廣里作塹橫行廣里故風沙衛

曰齊風沙不能戰既不能戰莫如守險莫如擇險要而守

險弗聽齊侯諸侯之士門焉諸侯之士齊人多死防

不足為險故范宣子告析文子齊人莒人皆

曰吾知子子言我與敢匿情乎不敢隱匿魯人莒人皆

請以車千乘千乘七萬五千人言魯與莒自其鄉入

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

自東道入齊君必子盍圖之子謂析文子子家

以告公子家即析文子以范公恐公恐懼晏嬰聞之晏

聞子家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而又聞弗

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齊山各

以望晉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雖晉師所必旆而疏陳

師乃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

之必疏建旌旗以為陳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使軍中

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輿曳柴而從之

多以恐齊故齊侯

李九我此詐為兵

增補合注宣子諱

不知而畏兵法所
謂疑兵也使敵人
偵候其情因而薄
之則兵勢既分反
以致敗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齊侯見之齊靈公登畏其衆也畏晉師乃
脫歸也脫身而歸丙寅晦齊師夜遁齊師乘師曠告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晉侯晉師曠告曰鳥鳥之聲樂鳥鳥得空營故其齊

師其遁齊師其必邢伯告中行伯邢伯即晉大夫邢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曰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齊師其遁齊師其

叔向告晉侯晉叔向曰城上有鳥兵衆守城鳥不敢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齊師其遁齊師其必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晉師入遂

從齊師師之追齊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夙沙衛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子殿國師子謂夙沙衛言齊之辱也此齊國子姑先

乎謂夙沙衛乃代之殿殖綽郭最乃衛殺馬於隘以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塞道夙沙衛恨二子故殺馬於阻隘晉州綽及之晉

綽追及射殖綽中肩州綽射殖綽中其肩兩矢夾脰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殖綽殖綽郭最曰止謂殖綽將為三軍獲將生為

獲不止若不將取其衷復欲射矢中顧曰殖綽顧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為私誓令州綽設州綽曰有如日州綽為誓言必乃

弛弓州綽乃自而自後縛之而執殖綽其右具丙州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甲面縛皆不解甲反縛惟坐于中軍之鼓下坐殖綽

晉人欲逐歸者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晉中軍晉中軍晉人欲逐歸者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魯

之鼓下晉中軍晉人欲逐歸者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之鼓下晉中軍晉人欲逐歸者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魯

晉人欲逐歸者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晉人欲逐歸者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孫鐘以旆先柴從
根柢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晉
人慣用此法
魏禮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魯衛請攻險魯

魯衛請攻險魯

新說
七字雅
世新書

彭士望奄性陰根請攻險固
尤善報怨每恨國城守者
家大專汪道昆州綽之射
何下養由衿甲面縛武畧可想
係鐘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
前每叙戰事必先述三軍陣位此章
却至此乃出亦是變法
經世鈔先合兵以攻齊師既遁乃分兵四掠又於此敘
出上中下軍之將又是一格
按雍門之菽係鐘分次經傳本作菽曰林句解作菽

穆文熙殺犬斬檣數闔俱見晉師閑暇齊境不守又甚於寧之戰矣
李于麟齊於四年之中六伐鄆而圍邑又從邾莒以助駕馬將走郵棠於車
其虐諸侯之陵暴於車齊大夫扣齊侯之馬○扣音口曰師速而疾
未有若是之甚者齊大夫扣齊侯之馬○扣音口曰師速而疾
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孫鑣速疾同義當是速疾畧為句犯之當是欲突圍而出耳註云將犯之而行未明何人東侵耶上著一二語甚明
經世鈔莊公抽劍斷鞅數語皆是大

左傳 言林卷三十一

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京茲齊邑在平陰東
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樂厲死其子盈在下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廬齊邑弗克圍之不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菽雍門齊城門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菽也○雍
去聲菽范鞅門于雍門攻齊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范鞅之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雍門之中示間暇孟莊子斬其檣以為公

琴檣木各孟莊子孺子速也斬雍門之琴檣木以為魯公之琴○檣音春又荀已亥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焚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難那又如字焚申池之竹木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此門有池文十八年弒懿公納諸竹中其池多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又焚齊東郭北

范鞅門于揚門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東閭齊東門左

驂迫還于門中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以枚

數闔枚馬槌也闔門扇也州綽以馬槌數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夫子與郭榮扣馬大夫子與郭榮

將退矣師將退矣君何懼焉君何何恐懼於此且社稷之主

君必待之君必少安將犯之齊侯將犯之太子抽

劍斷鞅在馬腹曰鞅太子恐齊侯乃止齊侯乃止不奔甲辰

東侵及維維水各東侵齊及南及沂南侵齊及沂水鄭子

三傳平水卷三十一

三十一

有智畧膽力人及其為君昏淫如此真不可解陳傅良南及沈傅狀晉師之暴於是天子始昏于齊李筮翁欲召外兵以戰同列此鬼神所不赦者他日其身見殺其室見分寧非處心積慮之顯禍哉

彭士望忠信苦心見于一歎

孔欲去諸大夫

子孔即公子嘉欲去諸大夫而專其權○去上聲下同

將叛晉

知晉不與已

而起楚師以去之

而起楚師伐鄭藉其力以去之

使告

子庚

鄭子孔使人以其謀告於楚令尹子庚

子庚弗許

子庚知其不許故不許

楚

子聞之

楚康王聞其謀

使揚豚尹宜告子庚

揚豚邑大夫各宜康王使告子

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

言楚國之人謂康王即位以來

而不出師

而不出師死不從禮

生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於先君之禮

不穀即

位即位在十四年於今五年

至今年凡五年

師徒不出

未嘗統人其

以不穀為自逸

人必以我為自求安逸故不出師

而忘先君之業矣

而忘先君

大夫圖之

大夫謂子庚其試圖度之

其若之何

其若社稷何

子庚歎

子庚聞命歎息曰乃自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

午子庚名言楚

王其謂我懷王其謂我懷吾以利社稷也

所以不許鄭人之請者正以休息楚國而利社

稷見使者

見揚豚尹宜

稽首而對

稽首以首至地而對王使曰

方睦於晉

臣請嘗之

臣請先嘗之若可試其難易若不可攻

君而繼之

不可

收師而退

臣請收兵而歸

可以無害

君亦無辱

於是子蟜

於是子蟜

帥師治兵於汾

子庚欲伐鄭故先治兵於汾地○汾扶云及

於是子蟜

伯有

子張

從鄭伐齊

子從鄭簡公會伐齊

子展

子西

守

二子知子

孔之謀

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

完守入保

完城郭內保守

不敢會楚師

子孔見二子為備故不敢出會楚師

楚師伐鄭

楚子庚次

經世鈔迫于君命為此等處法最得龜錯發七國之謀及事債乃欲自居守而使天子將宜其死也孫鑣不甚具法但以詳敘見色亦覺熟開經世鈔按危亂之時與小人同執國柄者不可不知此

於魚陵魚陵鄭地魚齒山也右師城上棘棘楚師將涉

經世鈔師涉最防不虞故其慎如此師於本邊權築師於本邊權築遂涉潁楚師遂涉潁水次于旃然旃然水

旃然舍于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

梁胥靡獻于雍梁皆右回梅山楚師右回梅山侵鄭東北

北之境鄭東至于蟲牢而反至于鄭之蟲牢而歸子庚門于純門子庚

自攻鄭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再宿于鄭之城下而還涉於魚齒

之下魚齒之下有甚雨及之甚雨及於楚師楚師多凍雨寒故也

役徒幾盡執役之徒不勝勞苦晉人聞有楚師晉人聞楚師

有伐鄭師曠曰不害晉師曠獻言曰楚不為害吾驟歌北風歌者

又歌南風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

南風不競南風音微多死聲南風之中又楚必無功

董叔曰晉大夫天道多在西北歲在

月又建亥故南師不時謂觸歲月必無功伐鄭必無成功叔

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

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公至自伐

齊無取邾田自漵水取邾田以漵水為界季孫

宿如晉無葬曹成公無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子莊公光立晉士匄帥師侵

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

張泰嶽甚雨多凍此天祚鄭國使楚師之不取入也不則子庚外攻子孔內應鄭其與存者幾何

王荆石師曠一言可謂得用師大體

薛季宣楚公子午之伐間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躡武而已矣

五經類編師曠董叔皆以天時決之叔向則以為當觀其君之德天時不足憑也

襄經十九年孫復諸侯不序前自後也鄭玉傳稱疆我田蓋魯人以正疆為名而妄取邾田故沒其疆田之說正其取田之罪

陸淳毅梁曰句宣

案不伐喪常禮也
更待君命是詐讓
小善非入臣盡忠
之道也

朱熹春秋分明處
只是晉士凶侵齊
至毅聞卒乃還這
分明是與他

高閔齊魯仍世昏
姻之國前雖有怨
今已易世故不廢
喪紀示不忘好

杜謬襄公之時政
在大夫甚矣專相
為會故詳錄之
孫復城西郭城武
城懼齊也

傳十九年

俞寧世執郝悼公
此武仲所謂借入
之功者也

補注歸之不書歸
在師受之

按壽夢之鼎注荀
偃以下全襲杜氏
坊間杜注本或上
吳子二字寫誤

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

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郭魯西○叔孫豹會晉

士匄于柯○城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伐齊之諸侯自沂上歸盟于督揚

督揚即祝柯曰大母侵小載書曰大國無得侵○執邾悼

公晉人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諸侯遂次舍于泗水

疆我田正邾魯封疆之界至也取邾田自濼水邾田在濼水北今更以濼

歸之于我以田歸于魯也晉侯先歸先歸國公享

晉六卿于蒲圃晉六卿過魯故公賜之三命之服皆為設享禮于蒲圃

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命之服卿六

之下至侯奄皆如鞶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荀偃瘳疽瘳疽惡創

之先乘去聲先去聲又如字瘳疽瘳疽屬在頭曰瘳荀偃有瘳疽之疾○瘳生瘍於頭瘳疽屬在頭曰瘳荀偃有瘳疽之疾○瘳

及著雍及著雍之地病荀偃病甚目出病甚

大夫先歸者皆反晉大夫之先歸者皆反國士匄請見士匄

弗內荀偃病甚弗內請後士匄知荀偃必死請

曰鄭甥可鄭甥荀吳也其母鄭女故二月甲

寅卒荀偃而視荀偃既死不可含口噤不可受含宣

子盥而撫之宣子即士匄乃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

德布于銘也
孫鑿亦淨然大畧
是左氏常法
王元美伐齊之舉
不過報侵伐之怨
即得捷豈足為功
而銘之武仲之論
既合典禮又洞禍
機其智可以觀矣

得則妨民多矣則妨於農事亦已多矣何以爲銘何以爲銘且夫

大伐小且夫大國討伐小國取取所得於小國之兵以作彝器彝器

昭明德昭己之明德而懲無禮也而懲戒他人今將

借人之力今魯國將借晉人之力以救其死以救魯國之禍若之何

銘之若之何而銘其功小國幸於大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而昭明其所獲之兵器以取怒大國亾之道也是乃危亾之道

齊侯媵于魯曰顏懿姬齊侯媵于魯顏懿姬顏懿姬之母因以爲

無子無所出其姪駹聲姬顏懿姬之姪以爲太子靈公

戎子請以爲太子戎子恃寵請於靈公許之許之仲

子生牙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屬諸戎子許之許之仲

子曰仲子牙所生不可不可立牙廢常不祥廢立嫡

善間諸侯難間諸侯之列事難光之立也光之立也列

於諸侯矣列於諸侯今無故而廢之今無罪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又以難

而犯君必悔之言齊君必自悔之公曰靈公答仲子在我而已立

遂東太子光廢太子光而徙之東使高厚傅牙以

爲太子立公子牙爲太子使夙沙衛爲少傅使夙沙

衛爲大

傅

牙

以

爲

劉懷怨讒妾婢子
矣以其子爲請而
僥倖奪嫡致殺何
尤惜哉仲子始而
託子繼而諫止終
亦得不償失也已
經世鈔有理有識
仲子賢矣乃不免
何哉
孫鑿廢常二句雙
字對單字不嫌不
倫四字句却欲其
倫彼時文格蓋如
穆文熙靈公廢太
子光而立牙高厚
不能強諫而爲之
輔故崔杼殺之而
兼其室殺之難溫
而厚實自有以取

之矣 增補合注或云微密也 李笠翁子光問父之疾而自立殺父所愛為惡已甚何暇譏尸諸朝之為非禮乎愚因疑環之死未必非光為之他自踰墻拊搯之禍乃其宜也

子牙少傅 齊侯疾 及齊靈 崔杼微逆光 崔杼使微服 迎故太子光

疾病而立之 靈公疾病而 光殺戎子 光怨戎子廢尸

諸朝 暴戎子之 非禮也 非用刑 婦人無刑 婦人無黜 刑之刑

雖有刑 刑至死 不在朝市 雖犯死刑者猶 復五月至

辰晦齊靈公卒 經書七月辛卯 莊公即位 光也 執公

子牙於句瀆之丘 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 以夙沙衛

易已 莊公謂夙沙衛 衛奔高唐以叛 夙沙衛奔齊高

晉士匄侵齊及穀 師及齊 聞喪而還 喪而還 禮

也 禮不伐喪 故善其 附錄於四月丁未 於此年 鄭公

孫萬卒 子蟠 赴於晉大夫 使赴告於 范宣子言於晉

侯 范宣子言公孫 以其善於伐秦也 十四年 晉伐秦

師而勸 六月 晉侯請於王 晉平公為公孫 王追賜之

大路 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故簡 使以行禮也 使子蟠

葬禮 秋八月 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 灑藍 齊地 高

大傳 故殺之 而兼其室 而兼并高 書曰 齊殺其大夫

傳解經 不言崔杼 從君於昏也 以高厚從靈公昏 謬

諫止 鄭子孔之為政也 專 子孔即公子嘉 國人患

之 鄭國之人 乃討西宮之難 十年 尉止等 作難 西宮

與純門之師 前年子孔召楚 子孔當罪 子孔當

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子孔自以其家

陳傅良以行禮也 終十四年書靈傳 陳明卿高厚既以 罪誅齊之權在崔 而已故不旋踵而 有崔杼之逆高之 殺崔之辜齊之禍 也 補注從君於昏說 見僖十一年下子 孔同趙伯循曰是 而下相殺而經以 國討為文者蓋殺 者皆承君命而殺 之故經以累上之

辭書之傳則雜史
之記意在專歸於
殺者故不錄其君
命耳

經世鈔子孔失衆
久矣攻者必其
情之所欲

魏世儼子孔知國
難不以告利得執
政之柄繼復召楚

師欲求專鄭其貪
殘獨賊烏可與親
知果不義知伯則

別族而為輔氏況
三室如一乎觀子
革子良於國討時

猶以己甲助子孔
守易曰比之匪人
不亦傷乎

魏禮按人之托身

托家不可不慎如
此蓋托有德則進
退可以無慮若徒

以勢力是庇則禍
我者安知非禍我
者至於附勢力而

自驕虐抑又甚己
沈雲將鄭國自子
孔殺而子產為卿

此大之所以佐鄭
而固其國也

良氏之甲以自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

帥國人伐殺子孔而分其室既殺子孔而書曰鄭殺

其大夫經亦以國專也以其專子然子孔宋子之子

也子然子孔皆宋子之所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

子孔圭媯所生○媯居危及下同圭媯之班亞宋

子圭媯之班在而相親也圭媯宋子二士子孔亦相

親也二母相愛故士子孔與僖之四年鄭僖公之四

子然卒宋子之簡之元年鄭簡公之元年魯襄公之士

子孔卒圭媯之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

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三室如一子孔子革子良三

二子之室○相去聲三室如一室同心如一家然

故及於難故子革子良子革子良出奔楚二子懼禍

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為鄭人使子展當國簡公

故使子展當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產

孫僑始立附錄齊慶封圍高唐風沙衛以高唐弗克

不冬十一月齊侯圍之齊莊公親見衛在城上齊莊

風沙衛在號之莊公號召風沙乃下風沙衛乃

高唐城上號之如字召也又平聲乃下下城與莊

公問守備焉莊公問高唐以無備告風沙衛以揖之

齊莊公以風沙衛所告至乃登不順齊侯之揖而還

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乃登不順齊侯之揖而還

城聞師將傳食傳音附食音嗣高唐人殖綽工僕

會夜緹納師殖綽工僕會齊大夫因其會食夜醢衛

按傳食之傳或屬
下句亦通
增補合注齊師將
附城故食高唐人

殖綽工僕齊之士

會昏夜時登城而

高唐人方會食故

不及禦二子從城

上懸繩納師

灌參高唐人此句

當在聞師上乃倒

句也

伊伋殖綽耻夙沙

衛殿師是大有志

氣人夜繼納師是

大有作用人然而

衿甲面縛坐晉鼓

下終以醢衛李陵

其私淑此意乎

諺士望衛畢竟死

綽乎

張天如觀此傳則

柯之會豹專以國

托晉大夫叔向專

以政討魯大夫當

時之國政在大夫

可見矣

于軍執夙沙衛醢也○城西郭見經懼齊也郭也前

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齊及晉平齊莊公立始及晉平盟于

大隧大隧地闕齊晉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既

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穆叔既會賦載馳之四章四

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引叔向曰胙敢不承命叔

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胙敢不承命叔

服故許救魯以盟穆叔歸穆叔畢曰齊猶未也言齊猶

也不可以不懼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乃築武城之

附錄衛石共子卒即石買悼子即石買之悼子不衰悼子即石買之

戚之孔成子是謂廢其本廢拔也言父死

木廢音必不有其宗必不能有其宗族為

掘又貴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六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襄經二十年

高閔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昔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同上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而出盟蓋亦越禮畔道矣許翰祝柯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七

魯襄公六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年戊申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

向邑向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衛地又近戚田澶音蟬傳同○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

邾變母○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蔡公子履出奔楚

弟也稱弟明○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無罪也○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傳說彙纂陳黃書第先儒多主穀梁

以為陳侯不容其第春秋惡之程端

學謂兄弟無可去之道則以書奔為

罪黃二說相兼其義始備故並存焉

傳二十年王元美齊之無道

十二諸侯環其郭而終不服以晉士

句不伐喪之故遂感而受盟脩德懷

遠不誣矣補注劉氏曰晉人

既執邾子又取邾田何謂未報乎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魯及莒為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孟莊子即督揚之盟故也昔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

仲孫速共盟于向以結其好夏盟于澶淵晉合諸侯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

故○邾人驟至驟數也謂十五年以諸侯之事以魯國連年從

諸侯弗能報也不能報報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孟莊子即

仲孫速報○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公子燮莊公子

蔡人殺之蔡人不從故殺燮公子履其母弟也公子履與公子

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

之偏二慶陳卿畏黃偏奪其政愬諸楚二慶誣愬公曰與蔡司馬

同謀黃與燮同謀叛楚楚人以為討楚人以此討責陳罪公

子黃出奔楚公子黃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先時蔡景

侯欲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謂文侯之父莊侯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

晉不可棄言晉國不可棄之且兄弟也且蔡與晉為同姓兄弟之

畏楚不能行而卒畏偏於楚不能行其言楚人使

蔡無常楚人徵發於蔡無常準則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公子燮求

不能而死與蔡人不相能而死於禍書曰蔡殺

大夫公子燮見經言不與民同欲也罪燮違衆以致禍○陳

侯之弟黃出奔楚見經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

將出奔呼於國公子黃號呼於陳國曰慶氏無道言

求專陳國求專制陳國之權暴蔑其君陵暴欺蔑而

黃慶祝柯之會晉已為魯執邾子取邾田矣澶淵之會魯又方與邾同盟

矣不宜更伐之也孟獻子父喪方新而盟昔伐邾專橫爾如此急於擅齊爾

按注楚人徵發徵斂也周禮問師以時徵其賦疏徵斂百里內貢賦

王元美燮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追成先志又懼楚

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

見殺於國人當原其情而矜之而左

無道

將出奔

呼於國

曰慶氏無道

二專平林卷三十一

左傳詩林卷三十一

身下糾名詩

氏遂以違眾罪之
妄附於國殺之例
謬亦甚哉

補注陳侯之弟公
子黃以偏為二慶
所逐不得為無罪

傳序公子慶事若
能諒其心者猶以
不與民同欲罪之

則以書國討為必
有罪故也凡傳敘
事實而斷義非往

往類此

滙參褚師段逆之
敘享變調避下公
享之句也既不可

云七章八章又不
可云卒于章乃曰
七章以卒變調可

命於公享之

賦魚麗之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

武子去所

歸復命

賦棠棣之七章

褚師段逆之以

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受享

以卒

命於公

賦魚麗之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

武子去所

歸復命

賦棠棣之七章

褚師段逆之以

去其親而去陳侯兄弟五年不滅若過五年而不滅也是無天

也是無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也齊子初聘于齊齊

如宋即李宿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褚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迎季武子以入國受享禮賦棠棣之七章

以卒李武子賦棠棣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故樂爾妻祭歸復命季武子

命於公享之襄公為設賦魚麗之卒章季武子賦小雅魚麗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襄公賦小雅南山有臺詩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武子去所季武子

歸復命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褚師段逆之以

如宋即李宿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褚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迎季武子以入國受享禮賦棠棣之七章

以卒李武子賦棠棣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故樂爾妻祭歸復命季武子

命於公享之襄公為設賦魚麗之卒章季武子賦小雅魚麗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襄公賦小雅南山有臺詩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武子去所季武子

歸復命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褚師段逆之以

如宋即李宿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褚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迎季武子以入國受享禮賦棠棣之七章

以卒李武子賦棠棣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故樂爾妻祭歸復命季武子

命於公享之襄公為設賦魚麗之卒章季武子賦小雅魚麗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襄公賦小雅南山有臺詩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武子去所季武子

歸復命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褚師段逆之以

如宋即李宿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褚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迎季武子以入國受享禮賦棠棣之七章

以卒李武子賦棠棣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故樂爾妻祭歸復命季武子

命於公享之襄公為設賦魚麗之卒章季武子賦小雅魚麗卒章

所坐之席曰臣不堪也堪當也言臣不足當此詩之謂附錄衛甯惠子疾

如薛鏡臺前自甯殖疾病穆文熙甯殖病中之言固善但不免奴視其君耳奴欲

逐即逐欲招即招君父胡可同日語哉甯喜之死在此言矣

補注言出君之罪無國不記然南面之君禍福自己故魯春秋但書君自出而臣之罪亦不

可掩陳氏謂孔子筆削之非也魯史固非他國可及

襄經二十一年

經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春王正

生何休註作己卯歲

春王正

春王正

春王正

春王正

春王正

滙參公羊傳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

生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

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三家不同朱

子主史記羅泌路史今著八月

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孔子生且

薛季宣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疾

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

叛臣之受魯之無政甚矣

黃震案竊書弑君而免子討樂慶汰

而以內亂於其家有未嫁姑姊蓋寡者

盈奔雖非其罪而二人○妻去聲下同

禮記有自來矣高閔曆家推步之

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

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

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

故日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譴

異而書之以警小君之自怠也

傳二十二年孫纘曰子盍詰盜

故作不通語以發下孫應鰲姑姊不同

分位豈可同室而虞並事其夫武仲攘

徒知賞盜不足以

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漆間丘邾二邑於是公猶在晉

季孫宿○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銅欒氏也

○任音士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謝十八年伐齊之師及取邾田也

兼謝十九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以邾二邑來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季武子以襄公之姑及姊嫁之杜氏公計公年不得

皆有所賜於其從者於庶其之從

亡者○從於是魯多盜盜賊甚多李孫謂臧武仲李

即季武子謂曰子盍詰盜詰治也言子武仲曰不可

詰也武仲答言盜紇又不能紇臧武仲名也言紇李

孫曰我有四封武子言我魯國有而詰其盜而詰治

之盜何故不可何故而子為司寇子謂武仲為將盜

是務去將以治紇去盜為先若之何不能如何而自

武仲曰子召外盜言季武子召外國叛而大禮焉大

何以止吾盜何以禁止吾國子為正卿正者政

而來外盜而招來外國使紇去之使我為司

將何以能此我所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庶其竊

庶其竊邑於邾以來邾二邑

止盜而不知滅禮
不足以為國矣
魏禧武仲多智詐
亦大盜之魁所謂
不以人廢言者如
此

石星藏紇灑濯其
心壹以待人數語
有合垂賢身教之
者然不免結於季
孫為之廢嫡立庶
此亦何異於盜乎
但其言則不可以
人廢矣

李笠翁魯自受庶
其之後牟夷黑肱
接踵而至魯地遂
為盜藪然皆非君
命也襄公如晉而
庶其以漆間丘來

昭公如晉而牟夷
以牟婁防茲來昭
公在晉而黑肱以
濫來為盜藪者實
季氏也

經世鈔灑濯二字
精微
滙參洗濯其利慾
之私心專壹以待
乎人其法皆一度
於信前後所行皆
可明驗

孫鑣漸近戰國調
法
呂東萊以臣叛君
竊地而奔他國有
國者所共惡魯既
不能絕以大義而
又妻之以姬氏春
秋書之罪實也而

秋書之罪實也而
曰非卿

以來子以姬氏妻之季武子以君之而與之邑而使之食
漆間丘其從者皆有賜焉庶其之從亡者皆有賞賜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姊妹大盜謂庶其則禮貌也與其大邑與之邑食邑其

次阜牧與馬其次庶其之從者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謂阜與隸
其小者衣裳劍帶亦以衣裳劍帶賜之是賞
盜也是賞其能為盜也賞而去之賞其大盜去其小盜其或難焉或

紇也聞之且如紇在上位者凡居於上者洒濯其心
洗滌其利慾之私心壹以待人專壹以待乎人軌度其信軌法也
○度於信可明徵也行皆可明驗而後可以治人

夫上之所為夫上人之所作民之歸也
○夫音扶
上之所不為上人所不為之事而民或為之或冒

是以加刑罰焉是以刑罰加於其身而莫敢不懲而
若上之所為君上之人賞盜而民亦為之而民亦為之

夏書曰舉虞書念茲在茲當念使可施於此釋茲
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名言茲在茲名此事

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惟帝念功帝
將謂由己壹也言非但意念而已信由己壹
而後功可念也則功可成庶其非卿也庶其
以地來以漆間丘雖賤必書雖賤必書其人重地

白末茲
我並謂

左氏曰重地恐非經旨

按十九年執公子牙於公瀆之丘故曰復

穆大公遠子馮始以申叔之言薛令

尹後又以申叔之言退八人虛心從善竟免於禍賢矣哉

魏世倣作要官而能訪于人便不尋常

王元美申叔豫蓋知時不可為又不可直言以諫故韜

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錄齊侯使慶佐為大夫

慶佐崔杼黨故齊莊公使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窮治公子牙之徒黨○復音浮

去聲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齊地○公子鉏

來奔魯叔孫還奔燕買鉏還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執終有弑

殺之禍○夏楚子庚卒即公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

楚康王使遠子馮馮子馮訪於申叔豫叔豫申叔時孫也遠子馮私問於叔豫

叔豫曰叔豫答遠子馮國多寵而王弱多寵則貴臣強王弱則政教微國不

可為也楚國不可治也遂以疾辭遠子馮信其言遂以疾辭職方暑時天方暑

熱熱闕地下冰而牀焉闕掘也掘地下冰其中而安床其上○闕音掘重繭衣

裘繭綿衣重綿衣裘示其寒○衣去聲鮮食而寢鮮少也少食而寢示其強楚子使

述於疾為免禍計

魏禮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

堅忍深苦如此後世逢前諸人得此

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而不為子

產知難而為之須者各人本領處

張天如樂祁以母而諳其子自古所

醫視之楚康王使醫視復曰醫復命曰瘠則甚矣言遠子馮肌膚瘦瘠則甚矣

而血氣未動血氣未動言無疾也乃使子南為令尹

○樂植子娶於范宣子樂植子即樂厲娶子之妻范鞅以其亡也

十四年樂厲強怨樂氏怨樂氏故故與樂盈為公族

大夫十六年士鞅樂盈同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二子同官而不相能下○能如字又

音耐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宣子堯後祁姓故桓

子之妻為樂祁老樂氏之幾亡室矣亂甚幾亡其懷

家臣也樂祁與之私通幾亡室矣○幾音祁懷

子患之樂盈以祁懼其討也祁即樂祁懷子之母懼其治州賓之罪愬

諸宣子乃諳愬樂盈於范宣子曰盈將為亂言其子盈欲為禍亂以范氏

三傳言林卷三十七

無益即惡過遭此不幸哉

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即欒黶大夫稱主也謂欒

政矣晉國之曰吾父逐鞅也言欒黶嘗不怒謂宣子不為

鞅而以寵報之而反與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又范鞅

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自欒黶死而范死吾

父而專於國專擅晉國之政有死而已言盈有以

吾蔑從之矣我無復從宣其謀如是欒盈之懼害

於主懼為患害吾不敢不言我宣子之女欒盈之范

鞅為之徵范鞅素怨懷子懷子好施欒盈好施恩士

多歸之晉國之士宣子畏其多士也范宣子畏欒懷

信之遂信欒懷子為下卿欒盈為宣子使城著晉

出奔楚欒盈被逐宣子殺箕遺黃淵喜父司空靖邴

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十子皆晉大夫欒盈

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向或人謂曰子

離於罪離麗也言其為不知乎其為明知不足保身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受囚何詩曰叔

優哉游哉言君子優聊以卒歲所以避害知也

樂王鮒晉大夫樂桓曰吾為子請言我為叔向請叔

向弗應叔向不對出不拜樂王鮒出其人皆咎叔向

樂王鮒晉大夫樂桓曰吾為子請言我為叔向請叔

向弗應叔向不對出不拜樂王鮒出其人皆咎叔向

經世鈔諸人者其
事為而其情必真
故能入

同上宣子所以信
之在多士懷子得

以入絲在多士然
懷子所以殺身滅
族者正在多士也
亂世不結士不可
結士不可
始終不自其母之
淫諸志亦何哀豈
不知其故而第以
為宣子忌之耶
王元美盈不能防
問其母遂為范句
所遂既取奔囚復
有作亂之志故特
奔楚以楚極大令
且可恃以逃難他
且可挾以復歸也
經世鈔司馬懿誅
曹爽同此唯以賊
者遣故宣子能殺

箕遺諸壯士也 孫籩人謂一波有 間雅趣樂王鮒二 波其人三波室老 四波一一應轉若 今作序記然 評苑詩曰優哉優 哉註疏以為小雅 采菽之詩然采菽 無漸以卒歲之文 恐是逸詩 魏禧按不應不拜 叔向可謂知人矣 然小人不能為福 而能為禍使鮒脚 之以甚其獄不幾 危乎非履亂世之 道 經世鈔君子立朝 能使人信之如祁

叔向之從人皆 歸咎於叔向 室老聞之 室老即叔向之 家臣聞其不拜 曰樂王鮒言於君 鮒凡進 言於 無不行 君無所不 求赦吾子 求言於君 吾子不 許 叔向不應 祁大夫所不能也 此祁大夫所 而曰必 由之何也 而叔向乃曰必由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 也 言樂王鮒不能匡正其 君以順從為悅者也 何能行 何能必 祁大夫外 舉不棄 祁大夫之舉賢也其舉 於外不棄解狐之讎 內舉不失親 其舉 不失親 其獨肯遺 詩曰 抑詩 有覺德 行之親 其獨遺我乎 棄於我乎 詩曰 抑詩 有覺德 行之德 行也 言有正直 四國順之 則四方之國 夫子 覺者也 夫子謂祁大夫 較然 正直者也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

奚庶幾矣 彭士望臨難不苟 且因人以免最是 立其大法 陳明卿小人輕易 許人臨時貲之且 相擠焉如樂王鮒 者甚多叔向不應 不拜可謂大智祁 奚免叔向而不見 老臣謀國之意遠 矣 魏世傲祁奚已老 而乘駟以免叔向 忠愛國之心至 死不忘如此叔向 能信于告老之大 夫尤見知人 穆文熙君子為國 惜才不求人知皆

晉平公問叔向罪 對曰 樂王鮒 不棄其親 言叔向篤 之有無於樂王鮒 對曰 樂王鮒 不棄其親 言叔向篤 其有焉 其有與叔虎同謀之 事蓋樂王 矣 祁奚告老去公 聞之 祁奚聞 乘駟而見宣子 車也 乃自祁邑乘傳車而 曰詩曰 烈文 詩 惠我無疆 言文 見范宣子 駟音日 故能子孫保 書曰 亂征 聖 於百姓無窮 子孫保之 賴而勿失 夫謀而 有謨勲 言聖哲之有謀 明微定保 定保賴之 夫謀而 鮮過 夫有謀謨而少過 失 惠訓不倦者 倦怠惠訓而不 疆之 叔向有焉 詩書之義 社稷之固也 賴以安固者 猶將十世宥之 十成數 故言十世之後子 孫有罪 猶將加以寬宥 以勸能 者 以勸勉才 今壹不免其身 免叔向之身 以棄社

身指壹之身

著也

祁奚之類叔向知

入所以終免於禍

繇以墮絕社稷

不亦惑乎

不可曉者乎

彭士望社稷之固

四字說得公普以

伊尹放太甲而相

卒無怨色

弄社稷四字說得

鄭重不亦惑乎三

管蔡為戮

周公攝政

疊互文却三變

陳傅良國之大臣

管蔡為戮

周公攝政

其用心如祁奚則

公右王

若之何其以虎也

棄社稷

權勢之或遠或近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

子為善

誰敢不勉

皆可以兩忘也

多殺何為

宣子說

誰敢不勉

諺上望看其以虎

與之乘

以言諸公

於晉平公

同叔向以祁大

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

夫而免益以多士

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

而滅以乃知士貴

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

擇不貴多也不告

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

免妙與待命無異

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

附見妬字屬下句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為緊要屬上則嫌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性即然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王元美語云天之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所命尤物也不於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其身必於人觀叔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虎之母倍哉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陳傅良母美而生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子必惡恐未必然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叔虎見殺亦偶然

初叔向之母妬

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元傳卷三十一

七

不亦惑乎

伊尹放太甲而相

卒無怨色

管蔡為戮

周公攝政

誰敢不勉

宣子說

以言諸公

於晉平公

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

而免之

與之乘

多殺何為

子為善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

如之何以叔虎之故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

叔虎貌美

叔虎貌美

叔虎貌美

叔虎貌美

叔虎貌美

叔虎貌美

叔虎貌美

叔虎貌美

叔虎貌美

孫鑛鑪力到色濃而謂道兼揮議

奔楚道過周地周西鄙掠之周西鄙之人劫掠其財物辭於行人辭謝於

王之行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

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將奔逃以言得罪於晉之命卿○守狩將逃罪免其罪罪

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無所伏竄無所

隱伏而逃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敢陳其死罪昔陪臣書盈之祖能輸力

於王室能輔相晉國輸其忠力以翼戴王室王施惠焉天子施惠賜之命服其子

大君若不棄書之力大君謂天王若不棄絕樂書之忠力亡臣猶有所

逃亡臣盈自稱猶有所逃罪若棄書之力若天王棄絕樂書之忠力而思鷹之

罪鷹之罪過而思念樂鷹之罪過臣戮餘也臣罪戮之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奸

之官言將歸死於周之尉氏不敢還矣不敢還去矣敢布四體敢布陳其四體

言無唯大君命焉唯天子所命王曰周靈王曰尤而効之尤

逐盈而自掠是效尤也其又甚焉其過又甚於晉之所為使司徒禁掠樂

氏者司徒以刑教民掌追吞盜歸所取焉歸其所掠取之財物

使侯出諸輶輶輶輶關名候送迎賓客之官故使侯出樂盈於輶輶關外○輶音患輶音

表○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會於商任

晉平公合諸侯於商任諸侯於商任銅欒氏也禁銅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銅音周

不敬齊莊公衛殤公執禮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言齊衛二君必不免

於會朝凡會同朝覲禮之經也禮以會朝而定故禮國之會朝為禮之常經禮國之

政之與也政須禮而行故禮為政之與政有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故

始

陳傳良銅欒氏傳言晉連年會諸侯皆以細故張天如既逐而復銅盈之亂必自此始

政為身怠禮失政故怠慢於禮失政不立者必失其政者不可

立是以亂也此禍亂之所由生也為二十五年衛弒剽傳知起中

行喜州縶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皆欒

也徒黨樂王鮒謂范宣子樂桓子告曰盍反州縶邢蒯

言何不在州縶勇士也二人皆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

勇也言彼二子乃欒盈余何獲焉我何由得之王鮒

曰即樂子為彼欒氏子謂范宣子言子乃亦子之勇

也則二子之勇亦當為子用○齊莊公朝齊莊公朝羣臣指殖綽郭最

子曰是寡人之雄也雄猶勇也此乃州縶曰州縶

君以為為雄言齊莊公以殖誰敢不却又誰敢

然臣不敏然臣雖平陰之後十八年晉伐先

二子鳴州縶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莊公為勇齊

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故欲與焉州

縶曰東門之後十八年州縶臣左驂迫還於門中州

識其枚數州縶以枚數闔其亦可

以與於此乎自贊其勇若此可以公曰子為晉君也

對曰州縶臣為隸新言臣但

然二子者然殖綽郭最譬於禽獸譬於禽

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如取其肉

之矣言其未足以為勇也

舞也

經世鈔宰相語用入之道如此而已然亦有招之不來如國語所載欒氏之臣辛俞又賞別論陳明卿不尚德而以力為雄寧無拊之禍經世鈔州縶奔亡語猶不遜如此盈

所變皆此類欲不區得乎人君好勇未有不氣於者亂之本也按莊公指殖綽郭最為雄故州縶亦以雞鳴應之係鐘州縶曰兩語重前覺減味態宜俱別煇句方妙准參枚本亦作枚按十八年註枚謂馬繩此云枚數正義云二枚不同按以枚數闔枚數即枚數也至元美州縶自矜其勇而適君之惡他日竟死崔氏之難吾無取也

襄經二十二年

王錫爵晉以柄臣

譏盈之故期年兩

合諸侯以錮之失

霸王之義矣是以

齊莊不服明雖為

奮而臨實保之明

年遂敢於伐晉也

魏世徵御叔言極

放誕可笑亦以見

名過實之難居也

穆文惠兩行何以

公命

補注如晉不書非

謝不敏故不書

守卿遺武仲為公

雨過御叔

過之遇雨

○過平聲

○楚殺其大

子于沙隨

沙隨宋地復

○公至自會

無傳子叔

○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

沙隨宋地復

○公至自會

無傳子叔

○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

沙隨宋地復

○公至自會

無傳子叔

○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

沙隨宋地復

○公至自會

無傳子叔

○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

沙隨宋地復

○公至自會

無傳子叔

○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

沙隨宋地復

經二十有二年庚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沙隨宋地復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

夫公子追舒子南也書名者寵過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

御叔在其邑御叔時在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

多知時人謂之聖故御叔戲言我但

而已無所雨行且武仲出何以聖為不知請雨何以

人而傲慢武仲承命出此國家之令倍其

穆叔聞之叔孫穆叔曰不可使也言御叔不而傲使

賦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附夏晉人

微朝于鄭晉人乃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

我寡君於是即位鄭簡公以即位八月即位八年而我

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言鄭子駟從簡公

執事不禮於寡君於我君簡公寡君懼簡

因是行也因此行不見禮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始

魯襄九年晉是以有戲之後戲後在九年楚人猶競

往朝于楚

魏蘧此子產辭令

聖為調笑亦甚有

致但居邑而傲使

人為非禮故罰之

以倍賦

傳不其言

傳不其言

最初一篇不亢不卑自然不辱矣

孫鑛上既語伐鄭為申禮則此不共兵應楚

評死草木同類則氣味皆同猶晉鄭同姓也汝鄭何故不專一以從晉也

也強而申禮於敝邑是年冬楚伐鄭謂申禮於鄭蓋飾辭敝邑欲從執

事言鄭人雖欲從晉而懼為大尤尤過也而懼為大過曰晉其謂我不

共有禮言晉其將責鄭不共順於有禮之國○其音恭是以不敢攜貳於楚

是以不敢攜貳於楚魯襄公十一年三月先大夫子矯

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楚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有釁隙可去否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後在十一年謂我敝邑晉君謂適在晉

國土地與磬諸草木吾臭味也草木本同臭味如晉鄭本

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也○差初楚亦不競楚亦不能與

寡君盡其土實鄭君盡其土實地之所有重之以宗器重

以受齊盟以受諸侯齊一之盟遂帥群臣

鄭君遂帥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

楚者子侯石孟石孟石奠也歸而討之言自晉歸討而逐之蓋節

辭也其實鄭使石奠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渙梁之明年渙梁在十六年明

入公孫夏即子西子矯老矣公孫蠆告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

見於嘗酎酎重釀酒也酒之新熟嘗酎飲酒為嘗酎蓋鄭伯見

與執燔焉燔祭肉也與執燔肉以助祭○與音預燔

間二年魯襄公二十一年聞君將靖東夏靖東方諸侯

以聽事期以聽

不朝之間其間不朝于晉之時無歲不聘無一歲不往聘于晉無後

不從無一役不以大國政令之無常以晉國糾合之政徵發之令無

穆文熙僑言鄭雖不朝而聘且從役見不敢忘晉也而政令無常則過在晉矣茲其為有辭乎

有常鄭之國家罷敵國家罷病病苦○罷音皮不虞若至不可虞度

而無日不惕惕懼也○鄭之君臣無豈敢忘職豈敢忘

至其言鄭君大國若安定之大國若能其朝夕在庭言鄭君

則雖不朝自一如朝匪朝伊夕何辱命焉何辱晉君若不恤其患若不

能當晉之命口實但而以為口實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其無

邑是懼鄭國以其敢忘君命其敢忽志委諸執事敢

心腹委諸執事執事實謹重而圖度之傳實重圖之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小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冬

孫鑣朝夕在庭謂國之大國若安定之職守左堂上以為口實

陳傅良傳言子產以辭令立國因見周季文嗟其實之

經世鈔自三代以來未有養死士之眾者其風自盈始以為開自四公子者非也

按晏嬰諡平仲見徐氏筆精

王元美以晏子之智固知居之弗能久然既不諫又不去而及其見弑乃曰焉得使之亡之豈非坐觀其變而已則以樂變自處者哉

穆文熙公孫黑肱

使黜官薄祭

召室老宗人立段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

祭以特羊

使黜官薄祭

受職省薄其祭無多用牲

祭以特羊

可謂知道君子其
懲於執政之見殺
乎生在敬戒一句
令人爽然

彭士望黑肱真能
愛子孫者

魏世儼賢而多財
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處亂

世與遺中財子弟
益信德操之言為
無弊黑肱歸邑於

將死之日亦先得
此意

經世鈔不虞字妙
富人之禍其來無
方不必有故以致

之故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惟貧則

可以備不虞矣

王元美晉以柄臣
護盈之故期年兩
合諸侯以錮之失

霸之義矣是以齊
莊不服明雖為會
而陰實保之明年

遂敢於伐晉也昔
楚子不聽子及綱
巫臣其賢於晉平

遠矣

按鍾評本在齊之
間絕句誤矣

穆文熙弄疾之言
甚為可人當其時

果遂不能諫子南
乎人生不幸乃至

于此可奈之何哉
彭士望權貴之禍

事我否

對曰

父戮

子居

君焉用之

四時祭祀殷以少牢殷盛也三年盛足以供祀此言如

以供特羊祭以羊豕少牢盡歸其餘邑食邑足以供祭祀之曰吾聞之以

所生於亂世人生於表貴而能貧位雖貴而能民無

求焉國之貧民無可以後亡可以免禍而死敬共事

君使段敬共與二三子與其二三生在敬戒人之所

生者在於共不在於極已已伯張卒即公

肱美其善詩曰抑詩慎爾侯度慎謹

侯之用戒不虞用戒謹於不鄭子張其有焉子張即

其有此可虞度之事冬會于沙隨晉復合諸復銅藥氏也晉知

在齊故復錮也○藥盈猶在齊命猶庇藥盈在齊

晏子曰即晏禍將作矣言禍難齊將伐晉齊將為

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

尹子南子南即公子進舒未益祿觀起未而有馬數

十乘祿少而馬多蓋觀起恃其寵楚人患之楚國之

王將討焉楚康王將治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

疾子南之子名棄王每見之康王每必泣康王必泣棄

疾曰棄疾問君三泣臣矣言康王凡敢問誰之罪

也敢問所以泣王曰令尹之不能康王言令尹子爾

所知也招權納賄之國將討焉今楚國將爾其居乎

問女能止罪汝所知也對曰弃疾父戮其父子居其子君焉用之

事我否

對曰

父戮

子居

君焉用之

於其父而逃之，其有罪而君殺之，不可曰弄父事，雖也舜殺鯀而禹臣之，古有是事。魏禧按在弄疾，止有「縊死耳楚王告之胡為也，且使弄疾為雍姬更奈何。」

穆文熙楚殺子南，觀起惡蹟，章明所當鑒戒，而子馮復寵八人，將遂蹈之，不有申叔其殆，不免乎申叔在朝，迴避之狀，子馮退朝求言之切，俱可想見。經世鈔以子馮前君相之，情相安。○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蠆子未出竟，未出鄭竟，遭逆妻者，路遇迎妻以奪之，妻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其夫失妻而怒，故攻之子明，即游販殺之，以其妻行，去其妻，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大叔游販弟鄭子展廢販，曰國卿，言國之君之貳也，此國君之別貳也。民之主也，此民人之宗主也。不可以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簡所立，請舍子明之類，○舍音捨。求亡妻者，求亡妻而殺子明者，使復其所，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使游販之家，勿怨亡妻者，蓋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故曰無昭明其父之惡。

後觀之天資絕人，及為令尹便多，寵人親見子南之事，而昏不知戒，利祿之迷人如此，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真至言也。滙參觀起有寵，即將上文比列，所謂殷鑒不遠，此特合傳之旨。經世鈔何故不懼，妙只懼自己不箴子馮。孫鑛自御即塵尾，行牛意不能當道，取徑也，皆是欲速，魏世傑知我首如，夫子則可知不入，人平日亦自附，

吾過，我有子姑告我，子且告我，何疾我也，且何疾惡於我，如此之甚。對曰：豫答，吾不免是懼，惟是恐懼，何敢告子，與子并罪，故不曰何故，遠子馮問，對曰：豫答，昔觀起有寵於子南，今八人有寵於子南，如子南得罪，當如子南。觀起車裂，八人車裂，何故不懼，今我何故不懼，并罪而求寵愛與子語哉。自御而歸，遠子馮歸，謂八人者曰：乃辭謝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我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所謂已死復生，自骨更肉者也。知我者，凡與我相知者，如夫子，以義匡已，則可，為相知，不然，苟為請止，請止，不復相知，辭八人者，也。而後王安之，而後王安之。

子馮知己也凡小人取寵先意乘風百端諛悅彼施者受者皆以為知我豈不可笑富貴人於此最要自知分曉

陳傅良王安之傳言楚亟殺大夫人多自危

大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襄經二十三年家鉞翁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高閔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同上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詩二慶而公子黃返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七

經二十有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魯襄公七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奔 無傳界我 是庶其之黨同有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欒盈復入于晉

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他國故不言叛

且曰二錄了實

杜謬秋齊侯伐衛盟主也自表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八月

况遂伐晉乎言遂者甚其伐一國也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傳說彙纂上書樂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

盈入曲沃而繼書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

齊侯伐晉則盈之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

同上伯國被伐魯自當救救而書次徐之類皆不書以為不足書也○雍去聲○已卯仲

則遲回觀望非能孫速卒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

殺欒盈○齊侯襲莒○春秋書襲莒此特筆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

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之禮喪之○喪如字平公不徹樂

徹去聲非禮也非遭喪禮為鄰國闕鄰國責之○為去

聲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鄰國責之○為去聲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

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之禮喪之○喪如字平公不徹樂

徹去聲非禮也非遭喪禮為鄰國闕鄰國責之○為去聲

聲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鄰國責之○為去聲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

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之禮喪之○喪如字平公不徹樂

徹去聲非禮也非遭喪禮為鄰國闕鄰國責之○為去聲

聲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鄰國責之○為去聲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

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之禮喪之○喪如字平公不徹樂

徹去聲非禮也非遭喪禮為鄰國闕鄰國責之○為去聲

聲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鄰國責之○為去聲

親指國非

凌稚隆禮諸侯絕聲期平公不得為杞

季喪不曰母有喪子可徹樂乎左氏

不以母子至情言而但曰禮為鄰國

闕何居母有喪不樂禮也為鄰國闕

非禮也按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燃犀解曰

春之喪乃諸父昆弟暮年之喪此達字自廢人上達大

夫皆為之喪若天子諸侯則諸父昆

弟皆其臣親不敵故不服

補注以陳叛叛楚

惟命不于常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將

公圍陳討慶氏陳人城

後人相命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

非叛國故不以叛
告
同上眾役人實殺
二慶以國討為文
史從告
滙參不可肆也肆
即肆赦之肆林注
不可放在人上非
孫鏡晉將嫁敘事
入細頭緒多而綜
括有法讀之燦然
無痕
陳傅良傳言樂盈
不書自齊文同魚
石
按周禮春官巾車
漆車落蔽注落今
時小車漆席以為
之

有嫁女于齊侯使析歸父勝之
齊莊公使析歸以藩
載樂盈及其士
腹心爪牙之士使若勝妾在其中納
諸曲沃
曲沃樂邑也
樂盈夜見昏午
昏午守曲沃大夫而
告之
告以欲
對曰
昏午答
不可
言不可
襲晉
天之所廢
氏之亡天誰能興之
人力豈能勝
子必不免
不謂樂
所廢棄也
天興其所廢
子必不免
盈必不

吾非愛死也
惜其死也
知不集也
成也
知音
智亦
盈曰雖然
如此
因子而死
子謂昏午言因昏
無悔矣
我亦無
所悔恨
我實不天
上天所佑
子無咎焉
無天

許諾
昏午諾樂
伏之
伏匿也
昏午
而觴曲
沃人
觴飲酒器而舉觴
樂作
作樂
昏午言曰
於眾曰
今

也
得樂孺子何如
樂孺子即樂盈言今
對曰
眾答得
主而為之死
主謂樂盈言得樂盈而為
猶不死也
雖

皆歎
眾皆思樂
有泣者
有悲樂盈
爵行
飲

皆曰
眾皆
得主何貳之有
言
得

盈出
樂盈為
言
皆曰
眾皆
得主何貳之有
言
得

復有二心
盈出
乃出
徧拜之
樂盈徧拜謝眾之
思已
徧音遍
四月

樂盈帥曲沃之甲
樂盈乃帥曲
沃之甲士
因魏獻子
魏獻子
以

書入絳
絳晉國都
以書入絳
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
軍
魏絳將下軍樂盈為之佐
獻子私焉
魏獻子以

故因之
緣此樂盈與獻子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
成八年趙武怨樂氏
屏平聲難去聲

穆文熙樂氏得入
幾覆范氏其猶武
子之餘澤乎
魏禮午知不集而
竟詐諾亦足見盈
之得士心也
彭厚德孺子二字
照向祖父上來呼
得親切動人
在安世盈已為下
卿為曲沃主矣而
曰孺子是背地稱
呼若盈之未嘗在
此以探眾志更得
真情
經世鈔何如二字
先為無定之辭以
探眾志妙二若說
得死然眾人不從
便無轉手處

三傳平林卷三十八

三傳平林卷三十八

三傳平林卷三十八

三傳平林卷三十八

三傳平林卷三十八

三傳平林卷三十八

三傳平林卷三十八

三傳平林卷三十八

穆文熙樂盈叛人耳魏獻子何得復入之助叛人犯衆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怒此舉當敗何終脫然也

韓起讓趙武中行家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後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厲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

經世鈔凡欲夜襲者必先審計道理如期乃至若中頓須時則事敗矣孫執升此段見人心皆不與樂氏惟獻子與之所以終滅於范氏

中軍故中行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悼子荀盈程鄭變於公程鄭亦荀氏宗嬖幸於晉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唯魏獻子及

補注七輿大夫杜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樂王鮒即樂桓子侍坐於范宣子或人告於樂氏至矣言樂盈之兵至矣宣子懼范宣子聞桓子曰即樂王奉君以走固宮固宮官之有臺觀守備者言奉晉平公走保於此宮走必無害也樂盈必不能為害且樂氏多怨且

說見傳十年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樂氏服虔云下軍與帥七人是也

位宣子在其利多矣言宣子之利多矣既有利權宣子既有又執民柄宣子又執賞罰生民之柄將何懼焉將復何恐懼氏所得樂盈之所可其唯魏氏乎其唯魏獻子一家乎而可強取也魏獻子雖與樂盈其心未固夫克亂在權夫克子無懈矣子謂宣子無懈公有姻喪晉平公夫

李益翁盈之罪止以姦母讒構而成非有犯上害公之事既逐矣為之會商任以錮之已又會沙隨以車其約必欲窮其所往使無所容則事窮勢迫不至為亂不已也

公官宣子乃用王鮒計范鞅逆魏舒鞅宣子子使逆魏獻子則成列既乘則魏獻子之兵成行列既乘車○乘將逆樂氏矣將逆樂盈與趨進范鞅乃趨

晉有以激之哉經世鈔宣子懼變

去聲下同

何擇盈之復入非

也錮而走險急則

經世鈔宣子懼變

去聲下同

至而懼則心志張
皇手足無措桓子
曰告魏欒氏帥賊以入欒盈帥賊以入晉國鞅之父與二三子

先示無害以安其范鞅之父宣子
懼而後知謀可行與晉之諸大夫
數語是范氏轉危
為安之本功在死
獻子

戰上
穆文熙樂王鮒亦
多謀之士忠于范
氏未可以不救叔
向少之

經世鈔使宣子墨
線冒經使字並貫
下范鞅蓋鮒一面
使宣子入官一面
使鞅逆魏氏也陸
元朗云冒經以經
冒其首也一云線
冒經三者皆墨急
遠中細密周到如
宣子

逆諸階范宣子迎獻執其手范宣子執賂之以曲沃

出范鞅命僕請獻子之僕鞅曰之公往也言宣子

右撫劍范鞅右手撫左援帶范鞅左手援命驅之

我欒盈有勇力國人懼之晉國之人斐豹謂宣子斐豹

曰苟焚丹書言苟焚燒我殺督戎我當殺督宜

子喜范宣子喜曰而殺之而汝也謂斐豹所不請於君

豹而閉之乃出斐豹督戎從之督戎見斐豹出踰隱

而待之隱短牆也斐豹乃督戎踰入督戎果踰豹自

後擊而殺之督戎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范宣子

公臺欒氏之兵登宣子謂鞅范宣子失

曰矢及君屋言賊之矢死之令其致鞅用劍以帥卒

范鞅用短劍兵接敵欒氏退攝車從之鞅

欲殺死卒尊入聲欒氏退勝而退攝車從之鞅

宣子我遇欒樂樂盈曰樂免之范鞅呼其名而謂之

死將訟女於天言我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樂樂

將訟女於天女音汝樂射之射范

免一本
作勉
似長

此
同上恐欒氏有內
應距之故使二婦
人推輦乃可直入
公官耳注為婦人
服而入未是
按國語范宣子以
公入于襄公之官
蓋襄公有別宮牢
固故曰固宮
經世鈔則成列既
乘將逆欒氏矣則
字既字將字矣字
寫得范鞅眼中心
中時勢急迫情景
如畫
張半菴豪上相與
趙亦假略宣子氣
度恢豁足以動人
所以魏氏為用

經世鈔魏舒頭助
變氏宣子憾之必
音石 ○ 射 不中 矢不中 ○ 又注 樂樂又屬 則乘槐本而

甚鞅雖劫至公所
非舒本心且舒已
無能為矣小丈夫
當此必有憤忤之
色見于眉宇試看
其下逆執手賂曲
奔還曲次 ○ 晉人圍之 樂盈於曲次 ○ 秋齊侯伐衛 莊

一毫嫌疑若未嘗
有其事者此真善
用人者也所謂氣
度恢豁者如此
按斐豹隸也儀禮
既夕注隸人罪人
也今之徒役作者
也

經世鈔鮑言著二
皆用皆效出豹而
閉之所謂真之死
也

地從之謂來攻公
宮 ○ 罷 狼遽疏為右 為左翼襄 肱 右翼曰肱 ○ 肱 商

宮東萊變樂注矢
宣子亦危矣哉槐
本覆軍其天不祐
變氏乎

彭士望督戎踰入
力少緩矣自後擊
之更出不意又云
盈全無布置一味
用力使勇督戎一
變百事解散

滙參言如今賊矢
迫及君屋女必死
之所以督其力戰
也林謂已及君屋
非

彭士望用劍帥卒
退者斬之
經世鈔鞅言樂當

為右 為前鋒王孫揮 申 驅 次前 成秩御苦恒 次前軍 召揚

帥成秩 申鮮虞之傅擊為右 傅擊申鮮虞之子也為 次前軍苦恒車右 ○ 鮮

仙曹開御戎 曹開御齊 晏父戎為右 為齊莊公戎 右 ○ 父音甫 貳

廣 公副車 ○ 上之登御邢公 邢公為二廣帥 盧蒲癸

為右 為二廣邢 啓 左翼 牢成御襄罷師 襄罷師為左 翼帥 牢成為

子車御侯朝 侯朝為右翼帥 商子車 桓跳為右 為右 翼侯

朝車右 ○ 大殿 後軍名 ○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 夏之 御寇

為大殿後軍帥 商子游 崔如為右 為後軍夏之 御寇車右 燭庸

為御 ○ 夏上聲 御音禦 商子游 崔如為右 為後軍夏之 御寇車右 燭庸

之越駟乘 四人共乘殿車也 傳具載此以見 自衛將

遂伐晉 齊侯自伐衛 晏平仲曰 嬰 君恃勇力 言齊

恃其 以伐盟主 晉主夏盟而齊 若不濟 齊師若不 國

必將及君之身 言 崔杼諫 齊崔杼進 曰不可 言不可 伐晉

臣聞之 以臣 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 小國乘大國 禍敗之間而

免已注非

魏禮范氏父子倉

卒遇變須看其著

二出奇步二拿穩

處真濟變能手

經世鈔是冬克盈

于曲次盡殺欒氏

之族黨盈之凶滅

雖非其罪然是樂

書譜三郤毒發也

不心弑厲公無討

而已

補注孔氏曰俗本

多云申鮮虞之子

今案注云傳擊申

鮮虞之子若傳先

有子字無煩此注

故今定本皆無

李于鱗小國問大

敗壞之言齊間晉有樂盈

之禍而伐之○間去聲

必受其咎小國必反

君其

圖之勸齊莊公

弗聽齊莊公

陳文子見崔武子

曰將若君何言君將伐

武子曰崔杼

吾言於君我進言於

君不聽也齊莊公不

以為盟主

以晉為諸

而利其難齊莊公反利其國有難

群臣若

急齊之羣臣若有

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

子姑

止之子謂陳文子且往

文子退陳文子既

告其人其

曰崔子將死乎言崔杼其將有

謂君甚謂君伐盟

而又過之於背盟主

不得其死是將不

過君以義

所行之義

猶自抑也人臣之道猶自

况以惡乎况欲

有過於君

齊侯遂伐晉齊莊公遂

取朝歌取晉朝

為二隊

分齊師

入孟門孟門晉隘道齊

登太行太行晉山名

戍郟郛

取晉郟郛之邑而

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

以報平

陰之役平陰後在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獲晏釐晏釐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詳見禮
也救盟主
李武子無適子季武子即季孫宿無嫡
公彌長公彌即公鉅庶出
而愛悼子悼子即紇亦庶
欲立之欲立悼子
訪於申豐申豐季氏屬大夫季
武子問以廢長立少

陵霸主禍階也春秋之書遂褒貶有

二義焉補注武軍前見宣十二年後見昭十三年

凌稚隆魯君以救晉命師義舉也而其臣畏齊之強盤桓雍榆而不及于

事故春秋先書救明君命也後書次罪叔孫也而左氏曰禮也何者曰左氏以救盟主為禮非以次雍榆為禮也

經世鈔人雖私愛之必假以名

設重席於堂上北面○重平聲

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潔絜之

召悼子乃召悼子而及旅

畢通禮

同上盡室將行此與賈誼不對曹操曰思劉景升父子各有好處

附見悼子名紇臧武仲亦名紇

李笠翁季孫納紇盜也臧紇所與言賞盜之說為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以示立也

王荆石降階蓋尊寵之

經世鈔父猶失色而武仲乃悍然亂人家事以為智愚甚矣

同上非閔子馬則季氏有崔杼之禍

曰彌與紇言我二子公彌與紇

吾皆愛之而惜之欲

擇才焉欲於二子之中而立之

趨退趨走以退而歸歸家盡室將行

日又訪焉他日季武子又以其事問於申豐

對曰其然若果將具敝車而行

紇季武子又問臧紇曰飲我酒

子立之我為子立悼子為後○為去聲

季氏飲大夫酒季武子乃飲臧紇為客

言我二子公彌與紇即悼子名

難言立少故言申豐將盡其

其然若果將

言為我設燕禮

季武子乃飲

諸大夫以酒

臧武仲命

乃召悼子

而及旅

畢通禮

而後召長

使與之齒

禮齒列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

季武子失色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公鉏不

愠而不出

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

為善則召福

為惡則召禍

為人子者

凡為人子之道

言我二子公彌與紇

難言立少故言

其然若果將

言為我設燕禮

季武子乃飲

諸大夫以酒

臧武仲命

乃召悼子

而及旅

畢通禮

而後召長

使與之齒

禮齒列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

季武子失色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公鉏不

愠而不出

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

為善則召福

為惡則召禍

為人子者

凡為人子之道

矣人有子弟何可不與賢者居
凌稚隆閔子馬論甚是然緣此謀富則不是不知因勢利道之義者也聖人專說禍福只是為中人以下起見耳凡儒者此等語皆吾所不取
魏蘧子馬之言非教之謀富也以此解譬公鉏耳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亦皆勸勉中人之說玩其文意自見
彭士望閔子馬正言也公鉏却領略以深其智術用法不同

同一壞心喪品只博得一愛字究竟博得一怒字
經世鈔公鉏身遭廢長之禍乃欲仇滅氏而為人廢長計之失矣
李笠翁魯自仲遂殺嫡立庶而季孫之滅紇廢彌而立紇孟孫之豐點廢秩而立羯叔孫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蓋由宣公之作福於前也
同上季孫自亂己嫡庶復亂入之嫡庶又蔽罪滅紇而

子喜公鉏為武而以其往季武子以鉏所為使飲已酒子設燕禮
往公鉏盡舍旃旃之也盡棄其具以鉏家故公鉏氏富鉏氏
孟孫惡滅孫孟莊子惡滅武仲之為人季孫愛之季武子愛滅武
仲能成孟氏之御駟豐點豐點孟莊子御駟之官
好羯也羯即孟孝伯孟莊子之次庶子孺曰豐點謂
從余言若從我言必為孟孫必立為孟孫再三云豐點再三羯
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孫速疾病豐點謂公鉏孟氏
之臣豐點謂季武子之庶長子公鉏孟孫後請讎滅氏使
氏與公鉏公鉏將立羯先曰孺子秩固孟
共憎滅孫公鉏謂季孫告其父武子孟曰孺子秩固

其所也言孟孫死孺子秩為其長子固所當立也若立羯若立孟孫之少子則季
氏信有力於滅氏矣滅氏因季孫欲立紇而定之猶為有力若專立孟孫之少子則季
於滅氏矣季武子已卯孟孫卒孟莊子卒公鉏奉羯
立于戶側公鉏奉孟氏之少子季孫至季武子人
哭而出人哭孟莊子曰秩焉在季孫問孟氏之長子秩安在
公鉏曰羯在此矣公鉏答言季孫曰孺子長季武子
子秩居長公鉏曰何長之有秩之居長當立唯其才
也唯羯之有木則立之可也蓋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木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
夫謂孟莊子遂立羯季孫無辭遂定秩奔邾
以爲孟莊子之命孟莊子遂立羯季孫無辭遂定秩奔邾
秩不得立孟莊子遂立羯季孫無辭遂定秩奔邾
遂出奔邾孟莊子秩奔邾孟莊子秩奔邾

逐之約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出而御其御曰臧武仲之孟孫之惡子也孟莊子與子不相善而哀如是而盡哀哭季孫若死季武子與子相善若死其若之

魏世傲約至此始知公鉏非恒人心

何其將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言季孫雖愛惜於我疾疾也常

悔前舉之誤禍將及已哀而多涕乃

相順從猶疾疾之為○疾陳去下同孟孫之惡我孟孫雖憎惡於我藥石也

為此言以弭怨亦何及矣

夫藥石猶生我猶能愈疾美疾不如惡石順適之美疾不如苦口之惡石夫石

同上愚按此乃臧武仲廢鉏立約作

之為物猶生我以保我生美之順適其毒滋多其

不順於先及見公鉏廢秩立錫則知

多孟孫死既死吾亡無日矣我之死亡不日而至矣愚按此乃臧武仲

禍將及已哭甚哀多涕蓋有所感而傷之也其御不解

而問故據理以答此其所以為多知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孟孫錫既

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告季武子曰臧氏將為亂欲為公鉏仇臧氏誣其將為亂不使我

彭士望閉門此皆鉏點有許多機局

葬不使子孫季孫不信季武子不信臧孫聞之臧孫

通制臧氏處

氏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孟氏將葬穿藏藉除

名乃為人任廢婦立庶之事悖逆拂

於臧氏於臧氏借人除治葬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

經患害立致即思夫不為也美疾藥

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孟氏又告季孫以

石之喻痛悔何益故口明有所不見

從去聲又如字○孟氏又告季孫臧孫有甲將為亂

聽有所不聞武仲之謂乎

不使季孫怒見其有甲命攻臧氏命攻臧武仲之家乙亥臧

凌稚隆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

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南城東門臧孫初

故怒以甲逐之願炎武關者所以

臧宣叔娶于鑄臧宣叔武仲父鑄生賈及為而死鑄

拒門之本後人遂謂門為關也

為而鑄女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曰姪蓋

滙參紇本廢嫡立庶人故好行廢長

事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紇繼室之內長

立幼事

李笠翁武仲除道
東門本非為亂而
甲從則疑於為亂
納蔡請後本非要
君而據邑則涉於
要君想其人持論
有餘而守道不足
動而思尤乃所自
取知世然乎哉
灌參是之禍此反
言以誦之亦以消
出鑄宿憤也

經世鈔亂人之家
徒以以身而自亂
其家耳何益哉

同上凡人使機巧
太過必終於愚知
不足三字說盡古
今弄聰明人底重

穆文熙本非要君
而據邑則嫌於要
君

灌參其人泛指從
行者林注防邑之
人泥

按季武子廢長子
公彌立悼子

補注周禮外史掌
書外令掌四方之
志

左傳評林卷三十八

於公宮姪與穆姜親故姜氏愛之穆姜愛其姨故立

之故立統為臧賈臧賈為出在鑄不得立故出還舅所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臧武仲既奔乃自邾且致大蔡

焉大蔡龜名也龜出蔡地因以曰統不佞自言統不

失守宗祧近親廟為宗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敢告

統之罪但統之不及不祀不至於絕其子以大

蔡納請謂臧賈以大蔡納其可其可賈曰賈答是

家之禍也言武仲出奔非子之過也子謂武仲非武

賈聞命矣賈聞子請為先再拜受龜臧賈再拜受使

為以納請賈使弟為以大蔡遂自為也臧為得龜遂

臧孫如防防臧氏邑臧武使來告曰使人來

統非能害也統非能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非

敢私請非敢私有所請苟守先祀苟得立後守奉無

廢二勳王功曰勳無廢文仲敢不辟邑敢不避防邑

乃立臧為魯從其請乃立臧統致

防而奔齊臧統得立後乃奔齊其人曰防邑之人其盟我

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

將盟臧氏魯果將盟臧季孫召外史掌惡臣惡臣謂

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對曰外史盟東門氏也

外史掌之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對曰外史盟東門氏也

宣公八年載書母或如東門遂言母得或下如東門遂

左傳評林卷三十八

二十一

不聽公命不從文公命殺嫡立庶文公命立公子惡仲

嫡音盟叔孫氏也在成公十六年曰載書毋或如叔孫僑如言

得或如叔孫僑如者欲廢國常欲廢國常家之典常蕩覆公室謂諸成公

季孫曰臧孫之罪言臧孫所皆不及此此二人孟

椒曰孟椒孟獻子之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

罪而盟之季孫用乃盟臧氏乃陳臧氏

盟曰載書無或如臧孫紇言無得或如于國之紀亦

犯也言于犯犯門斬關而斬其關臧孫聞之仲聞

國家之紀綱居歟也猶言誰其孟椒乎必

椒而後能爲此言也○晉人克欒盈于曲沃得雋曰克傳言克

鍾伯敬經不書太非常也夫以盈稱兵犯國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之族

非其大夫也與後鄭良霄例同左氏書曰晉人殺欒盈經不言大夫其大夫言自外也言

盈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齊莊公自不入不入

遂襲莒輕兵掩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齊侯親攻傷

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與莒人戰期于壽舒壽舒

莒地期約於壽舒地合戰杞殖華還載甲二子齊大夫先載甲

夜入且于之隧且于隧狹路也宿於莒郊二子宿於

郭外爲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重賂二子使無死使二子無曰請有盟

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華周即華曰貪貨貪莒子棄命

汪克寬齊莊以千奔齊君亦君所惡也有臣如此亦昏而受命命載甲

莒子親鼓之莒子怒乃從而伐之從而伐之獲杞

梁杞梁即莒人行成莒勝大國益齊侯歸齊莊公薨

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妻行使弔之齊侯使人

辭杞梁之妻曰殖之有罪言杞殖若何辱命焉何必

命來若免於罪若杞殖無猶有先人之故廬在猶有

先人之下妾不得與郊弔言賤妾不得受君郊外之

故家在齊侯弔諸其室齊莊公乃弔諸杞梁

將為臧紇田齊莊公欲以田臧孫聞之臧武仲聞見

美疾也臧孫懲沸羹吹冷羹矣

滙參見字絕句以齊侯向下為長

評死晉有盈之亂而後起兵伐晉猶鼠之夜動也晉寧又將事之猶鼠之晝伏也

陳卧子武仲不受齊田則是而以鼠比公則猥陋之甚知者出言固如是乎

魏世儼武仲於齊可謂巧於避禍矣使居魯若此何至於此故必操心危慮患深然後其智為有用

滙參不順貼事說

乃往見於齊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其功對曰

多則多矣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抑

君似鼠抑君之所為夫鼠夫鼠之物晝伏夜動晝則藏

不穴於寢廟寢廟人多鼠不畏人故也惟其畏人

今君聞晉之亂今君聞晉有而後作焉而後起寧將

事之若晉國安寧非鼠如何非鼠之所為而何蓋臧

受其邑故以比之仲尼聞之曰用智之有臧武仲之知有知如

之難也難也○知音智下同

而不容於魯國而不能見抑有由也抑有由作

不順而施不怨也循理為順如心為怨始武仲廢長

不怨指心說

經世鈔不順不怨

用知人最犯此二

病所以往三敗事

襄經二十四年

家鉉翁二十一年

九月十月朔此年

七月八月連書日

食疏家引曆術謂

無連月日食之事

愚謂天道有時而

變常若執一定之

律恐失春秋記災

示警之意

許翰夷儀會以水

不克伐齊則知水

之所及廣矣非特

魯之災也

同上宜咎之事無

聞焉耳而以慶氏

夏書曰

舉書大

念茲在茲

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

當常念如在己身也

順

事怒施也

蓋以此作事必

順施事必怒也

經二十有四年

天子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九

仲孫羯

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

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

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

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者一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

即叔

范宣子逆之

逆客

問焉

問於

曰古人有言

言古人

曰死而不朽

言人雖

朽

何謂也

此言何

穆叔未對

及對答

宣子曰昔句

之祖

句宣子各言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陶唐堯所治

以為氏號故曰自

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先能擾龍

故在夏為御龍氏

在周

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各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

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

晉主夏盟為范氏

晉為諸夏盟主

范氏復為之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死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

朽腐

能不朽乎魯遠有之義
周公近有孔子何也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
臧文仲即臧孫辰
既沒
其身既死其

言立
其言立於世不廢絕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
豹聞之
且豹之所

大上有立德
大上謂黃帝堯舜
其次有立功
其次如史佚周任臧文仲立言以垂世教
雖久

不廢
雖久而此之謂不朽
若夫保姓受

氏
若夫保其始祖之姓受其先代之氏
以守宗祊
祊廟門以守其宗廟
世不

絕祀
世世不絕其祭祀
無國無之
無一國無此保
祿之大者

此乃世祿
不可謂不朽
義傳善穆叔知言
附范宣

子為政
晉士甸將中軍為政
諸侯之幣重
諸侯朝聘之幣增重
鄭人病之

二月鄭伯如晉
鄭簡公如晉朝
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
以勸生
曰
其書
子為

晉國
子謂范宣子為晉國之政
四鄰諸侯
四方鄰竟
不聞令德
不聞

而聞重幣
但聞子重諸侯貢賦之幣
僑也惑之
僑子產各言不曉其

君子長國家者
君子之長益人之國家者
非無

而無令名之難
而以美名不立為難
夫諸侯

聚於公室
若聚積於晉之公室
則諸侯貳
則君生

若吾子賴之
若范宣子倚賴其貨賄而私用之
則晉國貳
則

諸侯貳則晉國壞
諸侯離貳則晉國之霸業燼壞

貳則子之家壞
晉國離貳則子之家業隳壞

何沒沒也
沒沒沈滅也言何必

將焉用貳
將安用貨賄為
夫令名

沈滅於貨賄
如將安用貨賄為
夫令名

此○沒一音味
○焉音烟

夫必為神竦其有子西相鄭伯如晉故
德則樂樂則久象子產寄書於子西
有齒焚身皆可充
高放之佩

孫鑣此書語亦熟
但尚未至腐
按寓書寓訓托為

以漢字起其名字
增補合注何沒
言何沈滅於利而
不能自悟也

春秋人引證
書法見此

九傳詩林卷三十一

五

之有德之與也令名載德以遠德人之有國家之基

也美德植國家以久有基無壞有德以為基無亦是務

乎勸宣子必以有德則樂有德在身則樂與樂則能

久樂與人同則詩云舉小雅南山有臺詩樂只君子言君子樂

邦家之基可以為邦家之有令德也夫此美德之上

帝臨女又舉大雅大明詩言武王之無貳爾心故下

之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忠恕存心

則令名載而行之則令名如與是以遠至通安是以

子實生我言吾子實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而

宣作削我產更受魏禮按浚我以生

胡彥遠應前不務
令德而又更進
層波瀾宕逸

魏禮按浚我以生
宣作削我產更受

一篇
莊雅
以文
岷之
乃之
可方
收奇
字雅

孫鑄象有齒句緊子實取我以自象有齒以焚其身服虔曰焚讀曰債

接而陡任於勢恰好更無容再著語乃輕乃輕諸侯

階上句重子字尤有能幣乃輕諸侯是行也此役鄭伯朝晉鄭簡公為重幣

經世鈔輕幣輕於受害勇於改過故為晉人重諸侯且請伐陳也且請命于晉鄭伯誓

首鄭簡公稽首宣子辭先宣子為晉侯子西相鄭子

禮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言以陳國之介因而

陵虐於敝邑而馮陵暴寡君是以請罪焉言寡君是

陳于敢不稽首敢不稽首盡禮以請孟孝伯侵齊孟

伯即仲晉故也前年齊伐晉夏楚子為舟師以伐

吳楚康王為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無功而還伐吳

七上轉解林卷三十一

十六

也

按社祭土而主陰氣也配之以苦之有大功者即后土也

陳廣野楚怨吳之與晉雖其不交者已十年而楚至是凡三伐吳

王與鄭崔杼為無君之言文子既與知之齊將有寇文子又逆知之乃不能匡君闕失陰折奸宄之萌而徒低

無功而歸為王附錄齊侯既伐晉而懼齊莊公既伐吳召舒鳩張本

將欲見楚子將欲見楚康王共謀晉故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

王使大夫遠且請期且請為會齊社齊舉蒐軍實社祭蒐軍實

因數閱軍實兵使客觀之以使遠啓彊觀陳文子曰即甲器械之屬

須齊將有寇言齊將有寇盜之警吾聞之以吾所聞兵不戢言兵不

必取其族族類也必取其秋齊侯聞將有晉師

齊莊公聞晉將為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陳無宇

使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楚以救齊崔杼帥師送

之崔杼帥師送陳無宇遂伐莒兵出遂伐之言無信也

介根○會于夷儀晉平公合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將伐齊以

報前年見

水不克值雨水○冬楚子伐鄭以救齊以齊使陳

故門于東門楚師攻鄭次于棘澤澤之舍于棘諸侯還

救鄭還師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二子晉

蹀音曆又音洛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鄭人上

宛射犬鄭人上以公吉子大叔戒之子大叔即

公孫射犬○曰大國之人乃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與等也欲對曰射犬無有象寡言無有大國小其上

一也言在己上者大叔曰不然大叔又曰部婁無松

栢部婁小阜也言小阜無松二子在幄張骼輔蹀坐

坐射犬于外犬於幄外既食晉二子而後食之而後

師致其必戰之志

按宣十二年疏致

師致其必戰之志

師致其必戰之志

師致其必戰之志

師致其必戰之志

則國將安恃比人哉彼其指千乘之馬守百乘之木恃猥瑣自好者流耳同上兵法軍慎未辨將不言倦軍壯未炊將不言餓張輔二子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以大國而陵小國之人宜射犬有以左右之也乎偃琴歸敵何得有此問暇無亦傳之者過按補注楚子伐鄭不言四國傳畧之

犬言二子不為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也使射犬御戎車而行○廣去

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也晉二子皆乘安車○乘車上如字下去聲將及楚

師將近及而後從之乘而後二子同射犬乘乘皆隨兵車○乘去聲下去

轉而鼓琴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間暇○轉專去近既近不告

而馳之射犬恨二子故皆取胃於橐而胃胃楚壘也

胃於橐中而加人壘入楚皆下二子皆搏人以投搏手

楚人以收禽收其禽獲挾囚挾其囚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

皆超乘二子皆超抽弓而射各抽弓而射楚既免既脫

而歸復踞轉而鼓琴晉二子又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間暇○轉傳去曰謂射

公孫同乘言鄭之公孫與我同乘兄弟也義如兄弟之親胡再不謀謂不

孫鑛事絕奇敘亦絕奇後代無此技亦無此筆魏禮二人始既不似終亦不怒其蘊藉之致可想有儒將風流但待射犬無禮以致怨幾喪身亦自取也居上者可忽下大可忽小乎哉彭士望五皆字精采自出附見公孫即射犬

告而馳不待而對曰射犬曩者志入而已言曩者不

出再不相謀於人今則怯也今則怯敵故皆笑晉二子曰公孫之

亟也亟急也言公孫射犬性急不能受屈○亟音欲楚子自棘澤還楚康

伐鄭次棘使蓬啓疆帥師送陳無宇送陳無宇歸國傳言齊楚固相

澤而歸結吳人為楚舟師之後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

舒鳩楚屬國吳召舒鳩人叛楚舒鳩從吳遂叛楚楚子師于

荒浦荒浦舒鳩地楚康王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二子楚大夫楚子先舒鳩子敬逆二子舒鳩之君恭

使二子責讓舒鳩人敬迎楚二子而告無之而告二子以且請受盟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沈尹壽師祁犁王欲伐之遂伐舒鳩遂伐舒鳩遂子曰即楚令尹

犁既復命王欲伐之遂伐舒鳩遂子曰

陳傳良公孫之亟傳言晉師之懈

經世鈔伐叛之道無過四語凡處敵以下之人皆然

鍾伯敬左氏以為計二慶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咎

為公子黃所傾而奔愬於楚耳

補注齊人城邾傳自此以後言齊人城邾者三由不得其詳故屢舉之外

不可言不可彼告不叛彼舒鳩人且請受盟且請受盟于我

而又伐之而又以兵伐其國伐無罪也是伐無罪之國也姑歸息民

且歸楚以待其卒以待其卒之叛不也卒而不貳若舒鳩終不攜貳

吾又何求於舒鳩若猶叛我楚與吳無辭有庸則

慶氏之黨陳人復討治鍼宜谷出奔楚見經○齊人

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關毀王宮齊叛晉穆叔如

周聘孫叔且賀城且賀邾王嘉其有禮也周靈王嘉叔孫豹將

賜之大路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錄

晉侯嬖程鄭於大夫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鄭行人

公孫揮如晉聘揮即子羽行程鄭問焉程鄭問於子羽曰敢

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子羽不能對子羽不能答歸

以語然明然明即駸蔑○語去聲然明曰是將死矣

將死矣言程鄭殆不然若其不死將亡將出貴而知懼凡人貴顯而

懼而思降懼其高危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

又何問焉此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

階者且夫人既登貴位知人也明智之人乃能不在

程鄭若不在程其有亡釁乎其家將有出不然若其

其有惑疾其必程鄭身有將死而憂也鄭本小人其

既登貴位而知降明年程鄭卒張本

傳周禮靈王二十

三年穀洛闕將毀

王宮韋昭曰穀洛

二水名水激有似

於闕靈王時穀水

盛出於王城之西

而南流入于洛水

毀王城西南將及

王宮故齊人城邾

張滄自宣九年仲

孫蔑如京師其後

五十餘年乃始有

叔孫豹之聘蓋自

是不聘王矣

經世鈔子羽不能

對何也

同上說知人妙謂

既登貴位而知降

明年程鄭卒張本

下之道必明知之
人乃能之非程鄭
小人所能林注非
沈雲將程鄭葬於
晉侯必其佞巧致
之無迷惑之疾者
猥增之夫小得志
而氣即溢溢則必
禍固宜其取死也
魏禮不在程鄭謂
鄭非知人也其有
亦非說程鄭注似不順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